海渾觀三本

事

沂然微遡

子子子眞語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語

高拱撰

本館據指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本語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本語六卷。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是書成于萬歷丙子。距拱罷歸之日已十三年。故開卷即以否泰兩卦君子小人消長爲言。其中論裴度。論劉晏。皆陰以自比。論李林甫。論哈瑪爾。原作哈麻。今改正。皆以陰比徐階。論盧懷慎。則陰比殷士儁輩。亦發憤而著書者也。其間如隆慶六年宿良鄉夢見孔子之類。頗爲夸誕。如謂無意之妙非意之所能爲。故聖人貴忘之類。亦頗涉虛無。至駁伊川說春秋災異一條。欲破董仲舒、劉向、劉歆之說。遂謂天道不關于人事。尤爲紕繆。其他辨詰先儒之失。抉摘傳注之誤。詞氣縱橫。亦其剛狠之餘習。然頗有剖析精當之處。亦不可磨。五卷以下。皆論時事。率切中明季之弊。故明史稱其練習政體。有經濟才。一書之中。蓋瑕瑜互見云。

自序

予嘗有言曰。天理不外于人情。然聖人以人情爲天理。而後儒遠人情以爲天理。是故聖學湮。聖化窒。夫事有本情。而人有本心。出吾本心。以發事之本情。則議道而道不睽。作之于事。可推四海而準。通千古而不謬。何者。天理人情固如是也。故曰君子中庸。又曰和。夫中也者。言乎其當也。庸也者。言乎其平也。和也者。言乎其順也。皆本人情。不遠人以爲道。作本語。萬歷丙子五月十有三日。中元山人自序。

本語卷一

明　高拱撰

問易泰否。其義何如。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言一陽方長而衆陰隨以升也。君子于此。貞則吉。蓋進而行道。故吉也。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言一陰方長而衆陰隨以升也。君子于此。貞則吉。蓋退而守其志。乃吉也。然不惟吉。而亦亨。不失所守。則其道亨也。泰不言亨。而否言亨者。泰進而行道。則既亨矣。不待言也。否方退藏。人不以爲亨。而貞則吉而實亨。人不知也。故否以亨言之。志從君。謂不忘君也。若果于忘君。往而不返。則九四之際。誰與濟否。故身雖退而志則存耳。此楊誠齋之說。愚意正合。乃謂小人能變而從君子。夫小人果能變而從君子也。則何否之有。至于六二包承曰。小人包容承順乎君子。六三包羞曰。欲傷善而不能。亦似未□。夫小人之于君子。何可以言包容。君子顧爲小人所包容與。若小人而能包涵承順乎君子。則何以爲小人。君子而爲小人所包涵承順。則何以爲君子。包承者。包藏而承順者也。小人本狠惡之人。若肆其狠惡。凌悖無已。禍必隨之矣。今姑包藏其狠惡。而曲意以爲承順。則其惡未肆。雖是小人。尙不至于有凶。故曰小人吉也。所謂小人之福者也。其人者。在昔日。特包承也。在今日。包羞也。不凶而已。何以言吉。曰。小人凶。理也。不凶。卽其吉也。包容承順君子。則亦非小人矣。包羞者。可羞而包順之。謂欲傷善而不能。愈大不類。誠齋于六三云。小人樂禍于

已窮之後。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然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斯爲得之。蓋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夫君子而通。理所宜然。非幸也。有時而蹇。則不幸也。小人而蹇。理所宜然。非不幸也。有時而通。則幸也。故小人無否。而但曰吉幸之謂也。大人則曰否。不幸之謂也。然而獨立特行。道固亨也。否亨。卽所謂貞吉亨也。昔萬安結交宮闈。擅權固寵。蠹國害賢。迨勢窮之後。孝皇諭之意。猶不肯去。包羞也。至令內官逼奪其牙牌。不得已始告去。途次猶夜望三台星明否。冀復用。可謂無恥之甚。夫自君子言小人。謂之包羞。在小人則直甘心無恥而已矣。非自知其可羞而包忍之也。

問。伊川云。四兇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但其不善伏。則亦不得而誅之。及堯禪舜位。則四兇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也。然乎。曰。聖人公天下以爲心。可用則用。可罪則罪。亦惟其事惟其時付之而已。而非有私也。若曰知其不善。卽其罪未至誅竄。亦必去之矣。何乃忍留。必待其積天下之事罪狀旣著。然後因其跡而誅竄之乎。因跡而後誅竄。是後世人臣避嫌。而務爲形迹。欲有辭于天下者之爲。聖人顧若是耶。孔子始政卽誅少正卯。因何跡也。後世但見四兇在朝。恐傷帝堯知人之明。故爲之出脫如此。然不知可用則用。旣不深求。可罪則罪。亦無留滯。惟其罪之卽罪。是以用之卽用。而無所容心也。無所容心。正所以爲堯舜而明知其惡。姑爲容忍。必待其惡顯著。而後因以誅竄者。正不可以爲堯舜也。有天下者。去邪勿疑。無惑乎其說。

問。伊川云。伊尹和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湯崩時。太甲當立。太甲又有思庸之質。須立太甲。若

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然否。曰。太甲當立。自合立之。豈爲其有思庸之質乎。至其敗度敗禮。顚覆典刑。乃放之于桐。蓋甚有所不得已也。使不能思庸。必且別有處分。必不使其喪有商之社稷矣。此初放之時。其機如此。未知其竟何如也。至其思庸。乃卽復之耳。是太甲之立也。以其當立。而其復也。以其思庸。思庸也者。乃是因放而思庸。非伊尹初逆知其必思庸。乃故先放之。使之思庸。而後復之也。此說與堯非不知四兇同意。其理不如此也。

問。考亭云。西伯戡黎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迫近紂都了。豈有諸侯臣子而敢稱兵于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若說文王纔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說文王不伐紂耳。其說何如。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誠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而後爲至德乎。且文王既伐崇戡黎都做了矣。乃不伐紂何爲。既不伐紂矣。乃又伐崇戡黎都做了何爲。蓋文王爲西伯。賜弓矢鈇鉞。專征伐。則不道之國。乃其所當伐也。紂命西伯專征伐。固未曰遠者征之而近者弗許也。則西伯于此。又安得獨征于遠。而近者遂任其不道而不以征乎。紂、君也。臣之所當事也。崇黎、諸侯也。方伯所得征也。使文王伐紂。是賊君臣之義。使文王不伐崇戡黎。是廢方伯之職。固各有所當也。豈紂與崇黎皆爲同列。文王伐崇戡黎之事都做了。只不伐紂乎。固未可以並言也。祖伊之恐而奔告也。蓋乃臣子之心。古云。湯武雖賢聖。不遇桀紂不王。桀紂雖不肖。不遇湯武不亡。今以紂

惡日甚而遇文王之德日以盛則興亡之會昭然可覩故祖伊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蓋恐紂之必亡欲其改過以圖存非謂文王將取天下而恐也觀其奔告之辭只稱殷之不德而曾不及周則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紂耳是謂曹操東征西討都做了只未取漢耳而可乎孔子何私于文王特爲溢美後人何私于孔子曲爲回護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則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考亭嘗謂學者看詳文字當如酷吏之鞫獄予甚以爲不然夫酷吏鞫獄無中生有深文羅織釘入人罪何以得其情之眞學者窮理只當虛心平氣徐求精微之旨一有執着便錯若如酷吏鞫獄何以得其理之正今以觀考亭此論其亦酷吏鞫獄也已又曰武王繼文王爲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紂使膠鬲觀兵膠鬲曰西伯何來蓋武王伐紂之時而先戡黎也此亦有據若然則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則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則祖伊之恐明見其勢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之所以爲文也可恐而卽如其所恐武之所以爲武也而考亭于武之伐紂則曰武王于此自是住不得于文之以服事殷卻曰只不伐紂耳其他事也都做了是以文之不伐紂反不如武之伐紂爲直截也失之矣

問殷民曰以周之德而殷人猶思故主則殷之所感可知以思殷之人而卒化于周則周之所感可知在周如此在殷又可知殷人如此周人又可知吁殷周之德其可謂盛也已

書註未善者多而洪範更甚如五行自五行五事自五事乃比而屬之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

聰收金也思通土也豈不牽合無當乎稽疑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謂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夫雨與霽猶略近似蒙之爲木驛之爲金克之爲土也何居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亦配五行夫雨與暘與寒爲水爲火爲金亦略近似燠何以爲木而乃爲木風何以爲土而乃爲土乎愈不通矣若謂範疇必配五行則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又何不分配之哉

皇極註更不妥且不得其緒理皇建其有極謂爲人倫之至斂時五福謂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用敷錫厥庶民謂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謂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又下文其作汝用咎謂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愚皆不敢謂然夫人倫之至有位無位之聖人皆然皇建其有極者聖人在天子之位立君師之道以爲民極也斂時五福者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威福之柄大君之所操也皇建其極民既有所準則矣于是乃綜攬嚮福之權而敷錫以爲勸使斯民皆入皇極之中也有以勸之民固無不從矣然未必能守而不失故汝又有保極之道而錫之于民使其順且安焉樂于趨而服之無斁也此乃一章大旨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可見臣民皆則君以自治而君也者所則者也此皇之所以當建極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者汝則念之加之意也不協於極不罹于咎者皇則受之不棄絕

也。必其康色好德者。汝則錫之福焉。如此。則人有所激勵。而皆入于皇極之中。然福以勸善。勿論乎人之煢獨高明。惟其善而已。人之有能有爲者。使之進其行。則賢才用而天下治。邦豈有不昌乎。然何以使之羞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故必有以福之。而後可與爲善也。汝若弗能使其有家。則被罪且不能免矣。其何以羞行而穀乎。此福之所以不可不錫也。然錫福必當。而後可以勸。而後爲皇極之道。若于不善者。汝雖錫之福。然爵及于惡德。祿及于淫人。以若所爲不公不正。有失皇極之道。且爲汝之過矣。而況可以勸哉。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者。此也。民雖從善。然或此入彼出。未必大同。始勤終怠。未必有永。故又以皇極之道敷衍爲訓而振德之。訓之無偏黨焉。訓之無反側焉。訓之無作好惡焉。惟大義大道大路。蕩平正直之是遵。而會且歸焉。猶禹謨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也。丁寧反覆。教告諄詳。布敷流衍。使家傳而人誦。不惟咏嘆淫佚。有所感發興起。抑且歡欣浹洽。入之深而不自知。囿于化而不復有所變。是所謂錫汝保極者也。如是則凡厥庶民。自惟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親之爲父母。尊之爲元后也。蓋至是而保極之道得。錫極之效著。建極之化成矣。

伊川註春秋。用功多。然太著力。卻有穿鑿。考亭不註春秋。而其說春秋也卻多平。

問春秋。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王者之迹也。既熄而續之者也。

問。春王正月。端的何如曰。春秋魯史紀實之書也。春王正月。乃開卷第一件事。若以夏時冠周月。則第一件事已有不實。何有于他。且春王、夏五、秋七、雖無事必書。重時令也。若以夏時冠周月。則至重之事已自不實。又何有于他。

問。魯侯爵稱公。胡氏曰。從周之文而不革也。然乎曰。周文安得有魯公。魯之稱公也。乃春秋舊文。而孔子因之。蓋從魯之文而不革。非從周之文而不革也。曰。列國僭稱者皆革之。魯何獨不革。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曰知禮。及司敗指言其不知禮也。則又直任以爲過。而終不明其說。魯公之不革。亦昭公知禮之意也。

問。伊川云。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于天子。次告于方伯。近赴于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責之也。然乎。曰。當時天子何如。方伯何如。鄰國何如。告之顧能援我乎。彼既不能援我。乃必待告而後與之戰。則國已破矣。不責戰之者。而徒以責受戰者。聖人不若是迂也。

問。伊川云。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天有意于人。天人影響。有致之之道也。然歟。曰。天道遠。人道邇。災異本不可以事應言。故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乃其理本如此。非聖人有隱意于其間也。而後儒必以事應言之。殊失聖人虛平之旨。且不曰霜隕而曰隕霜。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分明天有意也。乃世不曰雨下。而曰下雨。不曰雪落。

而曰落雪。豈亦謂天有意耶。

問。說春秋者有云。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禍。故微其文。隱其義。然乎。曰。以微文隱義避禍。是不欲人之知其義也。則修春秋何爲。若謂後世必有知之者。則當時亦必有知之者也。則微且隱又何爲。

問。晦翁云。春秋于吳楚稱子。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于其國。至于諸侯會盟。則未必稱也。然乎。曰。彼其強梁若是。安肯于會盟不稱王。且齊侯鄭伯等皆僭公矣。而春秋書侯伯。豈亦自稱公于其國。與諸侯會盟則不稱歟。或又曰。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強矣。孔子修春秋。書荊以夷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侵亂而使後世知懼耳。然乎。曰。亦非也。孔子安得黜其王而與之子乎。然則何歸。曰。吳楚本子爵。周之制也。從其本爵。遵周也。別無他說。

問。晦翁云。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爲說甚多。或以爲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易供。此說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于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于此。方說出此等話。非

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然乎。曰。此更不然。滕本侯爵。縱以子禮見。安得遂稱子乎。縱彼自貶爲子也。春秋又安得而亦子之乎。彼僭公僭王者。皆仍書其本爵。豈以自貶者遂不書本爵乎。且鄭男也。而從公侯之賦。豈遂自稱公侯乎。春秋何不亦從而公侯之乎。

問。孔子書八月大閱。伊川云。講武必于農隙。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故譏之。然乎。曰。由此言之。又非行夏之時也。

問。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乃朱子註鄭風云。鄭衞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衞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衞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衞。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安成劉氏則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鷄鳴、出其東門數篇。乃樂中之玉也。他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無足尙。猶幸非爲淫奔而作。若叔于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曉然不爲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爲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卽其辭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衞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聲。夫子何以以鄭聲爲當放哉。其說是否。

曰。鄭詩非鄭聲也。鄭聲非鄭俗也。孔子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夫鄭聲者。鄭之樂也。鄭聲雅樂。皆言其音。非指其詞。雅爲古調。鄭乃新聲。人多悅之。悅之故能亂雅。若以淫媟之詞歌于里巷者爲鄭聲。則明是狎褻。何能亂雅乎。且淫媟之詞歌于里巷者。固非所以被之管弦金石。奏之宗廟朝廷也。則何謂鄭聲。

禮云。鄭音好濫淫志。又云。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是則鄭衞之音之說也。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寡人端冕而聽古樂。則恐臥。聽鄭衞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曰。夫古樂。和正以廣。以文以武。以相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夫新樂。姦聲以濫。溺而不止。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此又鄭衞之音之說也。惟其相近不同。故似是而非。能亂雅樂。夫子所謂鄭聲淫者。以此。誠謂其聲調淫靡流蕩。能散人之心志而使之懈慢。故放之耳。非謂其詞語之淫媟也。而朱子乃謂淫爲男女淫亂之淫。而以鄭詩當之。又于鄭詩詠他事者。力改舊序而強解爲淫奔之詩。以合聖人放鄭聲之說。則亦牽合甚矣。自淫之義不明。遂使談風俗者云。鄭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會聚。故其俗淫。然則故檜地也。爲檜國時。顧不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會聚歟。而何檜詩之不淫也。衞齊陳詩諸篇既有淫詩。而鄭之淫詩舊惟東門之墠與溱洧爲然。則亦諸國等耳。乃力改舊序以多其數。而謂孔子舉重而言。蓋非惟不得鄭聲之說。亦非淫之本旨也。

問。伊川云。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後無此也。是否。曰。不可及者。謂其德之盛。治之極而不可及。非謂鳳儀獸舞也。上古聖人之世。無鳳儀獸舞者多。豈皆可少

之耶。蓋舜時鳳鳥至。史官遂以形容作樂之美。豈正作簫韶之時鳳凰忽然而至歟。抑他時歟。至千百獸率舞。尤是形容。夫宗廟朝廷何有百獸。豈作樂之時百獸皆來聚作樂之所相率而舞歟。抑各在野而舞歟。學者不以詞害義。可也。而遂以此律後世必得鳳儀獸舞而後爲盛。則聖人之治必不可爲矣。

本語卷二

聖人之道。廣大而虛微。圓通而變化。如錘定秤。不離于稱。如珠走盤。不出於盤。心如天地而常小。語該上下而常平。

聖人洗心而退藏于密。故淵淵其淵。而時出之。

聖人以翕聚爲發散。以專一爲直遂。

聖人作事。只在午前。未午已卽收拾。斷不至午而向昃也。

聖人以人情爲天理。後儒遠人情以爲天理。

孔子不以無不言爲直。而以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爲直。不以無不知爲知。而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爲知。斯意也。後儒皆不能得。

陳亢謂聞詩聞禮。則然。謂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則不然。夫聖人教人。各因其才。使伯魚而顏子也。將不以告顏子者告之乎。而何以遠爲也。亢始疑聖人厚其子。終謂君子遠其子。皆出有我之私。不得聖人大公至正之理。

聖人之言。近而遠。易而難。非惟精微之訓人不能得。卽至明淺者。老師宿儒弗能得也。何以見得。曰。只如史闕文。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豈不至爲明淺然。乃學者不能得之。

孔子□言知仁勇一于理。皆別言之。不相聯屬。中庸亦言知仁勇。孟子始以仁義禮智言性。而宋儒復以信足之。曰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茲非仁義禮智之德乎。曰義者、制事之宜。發強剛毅。只是箇勇字。于義何干。孔子只言五達道。三達德。而宋儒有五德之言。遂使後人動則稱父子之仁。君臣之義。長幼之禮。夫婦之智。朋友之信。皆強合。殊爲不倫。聖學于是乎裂矣。

天有元亨利貞。人有仁義禮智。宋儒遂合比言之。殊不知正固之謂貞。明通之謂智。本非倫類。安得比合。

予每爲此言。後見浚川亦言之。乃知人心有同然者。

求寐無寐。制于求也。卻思生思。牽于卻也。夫無意之妙。非意之所能爲也。故聖人貴忘。

問。聖人之作用何如。曰。參耆養人。用之不當。有時殺人。硝黄傷人。用之而當。有時救人。固在醫不在藥也。

聖人明之至。權之熟。參耆硝黄隨手而用。無不濟者。後儒學不通方。不能得聖人之權。開口只說參耆必可用。硝黄必不可用。病且急。立當一瀉而猶補以參耆。以爲必然無害。卒斃其人而猶不悟也。是聖人不止以救人之藥救人。而亦每以傷人之藥救人。後人不止以殺人之藥殺人。而亦每以救人之藥殺人也。烏能治國家。

問聖人之行。曰聖人無跡。人難測識。何以言之。曰請以鏡喻。夫古鏡多瘢。瘢者。銅之雜。又歷年未甚遠。查滓未撤去盡也。然有瘢可證。人皆識其爲古。若夫銅之純潔。而又年遠。查滓撤去盡。更無瘢痕者。則古

鏡之上品也。然無瘢可證。世反疑之。反不如有瘢者之易識。彼皎皎之行。有瘢可證。世皆崇尙宜矣。若夫聖人之道。精微而中庸。粹然其無瘢痕也。自非深于道者。能識之哉。

家語多非孔子語也。如矍圃之射。形人之短。非溫恭之度也。儒行之對。多所詔張。非儉讓之德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非樂天之誠也。商羊萍實。證諸童子。非博物之實也。五行迭旺。相繼而生。是衍□之說也。強越亂吳。卻齊存魯。蘇張之謀也。只觀論語。則聖人之氣象可識矣。

問。管寧華歆耦而耕。田有金。寧不視而過。歆取視而棄之。人以此爲優劣。然乎。曰。皆非也。無足優劣。夫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今只不必藏于己而已。棄于地何爲。曰。當何如處。曰。拾之。或有遺金者至。則與之。果其無也。以周窮乏可也。而不視何爲。取視而棄之何爲。酒亂性。能使人顚頓失容。人有惡其顚頓失容者。則醉而矜持愈甚。夫矜持愈甚可矣。乃畢竟是爲酒所使。誠不若不矜持而自不亂者之爲安也。不視者。矜持愈甚者也。取視而棄者。矜持未甚而不能自主者也。皆知有金。皆是爲金所動。固不若只以尋常處之。而無所作意。乃是不爲金所動耳。

或問嚴子陵。曰。高士也。而亦一節之士。何以故。曰。光武中興之君。非不德也。幼同筆硯。爲天子而訪之數年。于故舊良厚也。乃一旦相見。而張目以視。咄嗟其聲。則何爲者。夫不受爵祿。亦不受而已矣。豈必張目以視。咄嗟其聲。而後可不受乎。蓋其心實知有富貴。以爲富貴易屈人。吾必不爲所屈。故持之太過。而有此態。是亦醉而愈加矜恃者也。若不知有富貴。則亦處之泰然而已矣。而何爲是拂人情之狀乎。

曰何以知其心有富貴曰使光武不爲天子而訪之數年而相遇也則亦張目以視咄嗟其聲乎必不然也夫非知有富貴而何昔我聖祖微時與宜興一人友善既登天位訪之久不得一日其人擔雞酒來謁聖祖喜甚命光祿寺治具與之飲食談笑因問曰欲官乎其人曰諾遂取金銀角三帶任其取乃取銀是時文輕武重乃授以正千戶又盤桓數日其人乃去出則掛其帶于朝門莫知所之嗟乎斯人也情意篤實氣度中和而高節自在其亦優于子陵也已

問趙清獻之蜀琴鶴自隨其事何如曰此亦務爲形跡夫鶴也驅之則不行舁之則以無益之物勞人既不舁行李乃又舁鶴何爲果好鶴甚則行路不暇玩鶴也既至蜀亦自有鶴何隨爲故曰務爲形跡者也

問伊川與韓持國善因韓八十往見之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有金葯楪一欲爲伊川壽未敢遽言托子彬叔從容道意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其事何如曰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韓意誠懇委曲至此受之何害即不受遜以謝之卻之固由己也何爲詰朝遂去豈以爲不潔汚人歟又豈以爲去不速則必爲所汚而不得脫歟蓋非所以待持國者矣令其何以爲情

問伊川先生云目畏尖物必須克治室中亦多置尖物令熟視之知其必不能傷人也則何畏之有此說何如曰目本畏尖物而令其不畏也何居豈欲視于尖物乎且室多尖物一身不便譬之鼻本惡臭乃

一室之中多置臭物。令其聞之熟而不畏也。則可乎。何以異于是。

問。伊川云。孤竹君事。還是招叔齊而立之爲當。何如。曰。叔齊之逃也。將何爲者。而招之肯來耶。其必不來也。則將何如處。

問。伊川云。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其說何如。曰。且莫說天子方伯不足與言。請之無益。是時孔子已老。顏回子路死已久矣。又使何人。此空談也。

問。伊川云。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敍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何如。曰。人之相見。必有揖讓坐立。必有左右先後。若不敍齒。又未知昭穆高下。則將孰左孰右。孰先孰後乎。將遂無揖讓坐立乎。自不能通矣。

問。魯兩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其言如何。曰。兩生不知禮樂。禮樂無一事可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迨其既久。禮之用行而樂之效達。名分定。風俗淳。百姓泰和。暨鳥獸魚鼈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已越高惠文景武而至昭矣。至此時方見禮樂乎。則自是以前。何以爲君臣。何以爲上下。何以朝會。何以祭享。可漫無儀式而苟以爲之乎。孔子云。王者必世而後仁。夫所謂必世而後仁也者。豈三十年後始修仁政哉。行仁之久。積至一世。乃始淪浹爾。

兩生不達而爲此迂談。君子固無取也。

問。伊川云。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然乎。曰。文入于靡。以質救之。可也。文何以救質。質入于僞。以忠救之。可也。質何以救忠。三代異尙。理旣不然。而相救之說。又從而爲之辭者也。

問。孔子以前多聖人。而後乃無之。何也。曰。有孔子爲之斷案。故古多聖。楊雄有云。伯夷柳下惠若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黜臣。惡乎聞。豈惟夷惠。若無仲尼。則湯武之心跡難明。惡乎聖。啓箕之異同難定。惡乎仁。不知天下謂之何矣。後世旣無孔子。則雖有其人。其孰能識。又孰敢爲之斷案。夫是以未見有聖人也。且後人未得聖人之道。而好立言。其言一定。更不許人別有商量。乃卻不免執著。述聖人廣大圓通之旨。有志之士。纔說希聖。已卽囿于其中而不能出。夫是以天下鮮聖學也。

湯武夷齊。其趨不一。然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旣不妨稱湯武。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不妨稱夷齊。上下四方。各見其是。此聖人之道所以大而通也。若非聖人斷之于前。而使後人言之。稱湯武。必貶夷齊。稱夷齊。必非湯武。亦見其一隅而已。

伯夷不念舊惡。非徒淸也。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非徒和也。

人皆以國削爲賢者之罪。而孟子以國之得止于削者爲賢者之功。非聖賢劑量十分分曉。安能看到這等田地。後人雖當極敝。必要萬全。少有不然。便加苛責。故時值其易。庸人高枕以爲功。時值其難。豪傑

馳騖而獲罪。

楊雄不生新莽之時。王安石不居宰相之位。偉乎其儒也已。故金必火而後知其精與不精。刀必割而後知其利與不利。

宋儒窮理。務強探力索。故不免強所不知以爲知。自以爲是。居之不疑之病。惟明道先生無之。

濂洛關閩發明聖學以訓後世。厥功偉矣。然洙泗之淵源有在。學者必求遡洙泗之淵源。而參伍以濂洛關閩之說。則可。若遂以濂洛關閩爲洙泗。而不復知所求焉。則亦不能入聖人之域也。曰。濂洛關閩之于洙泗也。不同乎。曰。堂序已窺。而廣大虛明尙未得。途徑不忒。而四通八達則未能。

道者天下公共。惟其是而已。苟求諸心而果得。則安敢罔吾之心而隨人以爲疑。苟求諸心而果不得。則又安敢罔吾之心而隨人以爲信。考亭極尊崇伊川。然亦多所不合。必爲之明其理。是以理尊崇之也。尊崇以理。其爲尊崇大矣。故君子于先儒之言。其不可易者。不可妄議。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強從也。後儒信道之篤者。無似伊川先生。然每事好硬說硬做。故于聖人融洽處未之能得。康節病革。先生問之。康節云。你道生薑樹上長。我也只須依你。則其平日硬說硬做可知。學者須學先生莊敬自持。方能有立。然尤須虛心平氣。體玩聖人融洽處。乃能成學。不可只恁硬說硬做也。

問。張子厚二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何如。曰。恭而安不生于恭而安。必有所以爲恭而安者。只造道成德到箇中和純粹之域。便自能恭而安。若特地只去學恭而安。再二十年也不成。

問。伊川之于明道也奚若。曰。明道粹和。伊川義執。晦翁之與伊川也奚若。曰。伊川身體力行。晦翁言語文字較多。

問。朱陸之于聖人之道也。孰爲得。曰。聖人之道。如良玉然。既精瑩。又温厚。晦翁猶帶石意。著而未融。象山如水晶。虛而不厚。

晦翁求聖人于魄。不能得其神。

魯齋之學聖人也可以進。何以故。曰。其心虛。其氣平。其志遜。

魯齋之于程朱也奚若。魯齋極尊程朱而宗之。然温厚和平。既不似伊川硬說硬做。亦不似晦翁好勝罵人。氣味勝焉。

問。魯齋仕元。有非之者。亦有爲辨之者。究竟何如。曰。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學者只看箇君臣之義。若乖于君臣之義也。則不可。然而宋自南渡。中原已非其有。先生生于金章宗大安乙巳。是時金有中原九十有餘年矣。以河內則金之南懷州也。以新鄭則金之潁川郡屬也。其父其祖固金之累世編氓也。既變爲元。朝代又改。身不生于宋。君臣之義無屬焉。仕元不仕元。非所論也。

敬軒一字一句一步一趨。皆確守程朱之轍。固是篤信好學。然升程朱之堂而不復求入孔顏之室。故不能得聖人之大解超脫處。曰。其學之所至何如。曰。可與立。晦翁眞是強學猛進。然自得之味卻少解微言。

朱陸相攻謂何曰其所紀錄皆門人鬬勝之過二公非如此也而亦不免各有勝心動氣處夫學求爲己只當忘人忘己虛心以求其是人苟是便當從如其不是不從而已吾苟是便當守如其不是改之而已如果吾是而彼非的見其然不妨再告反復而不聽則姑已之俟其自悟可也何爭辯爲明道先生謂吳師禮云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何等心平氣和不惟受益無盡亦自能感動人釋其勝心

問王通續經後儒貶之然乎曰孟子云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矣續經縱未如經亦是尊慕聖人竊比之意人不學聖人將奚學也而安得遂譏爲僭使服桀服誦桀言行桀行謂之非桀可乎而朱子作綱目以續春秋將亦謂僭乎曰伊川云續詩備六代如晉宋魏齊周隋之詩又何足采然歟曰變風變雅言豈皆善而孔子收之用以見時事也夫苟用以見時事也則雖晉宋魏齊周隋之詩采之有何不可

問伊川謂王通心迹之判久矣爲亂道是否曰何爲亂道夫堯之讓噲之讓可謂同乎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可謂異乎禹稷顏子異地皆然伯夷伊尹柳下惠道不同而趨一心迹何嘗不判

考亭謂王通之學只識得仁義禮樂有用處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于太極處有欠闕何如曰孔子只說易有太極一句堯舜相傳何曾說太極孟子亦不曾說太極豈皆不是學耶

程門過貶王通考亭還說他好處多程門過貶溫公考亭甚敬他還是考亭是

邵子超脫。程子不與他言學。他亦不與程言學。

雷從起處起。亦是隨口漫應。無甚深奧義理。學者勿致惑焉。

溫公甚爲二程所不滿。此程氏門人抑揚太過之辭。使溫公生孔子之世。當亦取之。縱使學有不同。乃何至爲二程不滿之甚乎。子厚徹去虎皮。亦似門人標榜。夫說易不如二程。服之而已。何爲乃徹虎皮。學之高下。固不在虎皮設不設也。恐亦非二先生所樂聞也。由是觀之。則記言之誤當亦多矣。

宋儒議論古今人。固皆好善惡惡之心。然卻有作好作惡處。

愛而知惡。惡而知美。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蕩蕩平平。無偏無黨。無作好作惡。乃是至公。

本語卷三

問伊川云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無害也然否曰爲文字所梏固不可強解亦不可夫學者將以學聖人也聖人之書必須潛心體會務得精微之旨然又須得其言外之意方可循之以入道若以解錯而道理可通者爲無害則亦只是自家的說話于聖言何有

問考亭云理會文字當如酷吏之治獄直是推勘到底如何曰酷吏鞫獄務在苛求無中生有深文羅織安能得人之情學者窮理正須虛心平氣以得精微之旨若有意深求定然執著強爲貫通必至牽合過爲分晰不免破碎得其理者鮮矣正不可如此也

敬軒直是壁立萬仞男子密察力行死而後已

問伊川云人不可用影祭何如曰但得彷彿以時展對亦可少輸人子無窮之思有何不可曰伊川云只一髭髮不似已是別人大不便何如曰卽無一髭髮不似豈眞吾親耶亦用以寄人子之心云爾古人不以尸祭乎尸明是別人然乃以當吾親也而況親之影有得其彷彿者耶

考亭因人求墓銘曰人旣死後又要這箇物事作甚其人爲善亦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此亦難說孝子之心固有不容已者只不虛說可矣若本有善亦不可不寫傳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明示後世教也且以生卒情性動容歷履筆之書而時接目焉亦自是孝子不死其親之意

問。程朱大儒。于後學固罔極之恩。而子有駁正何也。曰。人安能每事盡善。臧文仲不知者。固知善之多也。恐人于其一二未安處皆以爲安。而不復致思。則誤耳。不稱善。不勝稱也。更宜知之。

問。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然乎。曰。若然。則必須還得帝王。乃可爲帝王之佐。否則學既不同。又安可以佐帝王理天下。論道經邦。宏宣治化乎。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故曰。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學非有二也。後世韋布之士。徒事章句。無復格致誠正修身之功。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具。故其爲仕也。下焉者。惟知希世以苟爵祿。上焉者。亦不過隨才以立功名。而龍德中正之人。格心輔世之業。不復聞矣。乃不曰吾無學也。而曰帝王之學與我不同。豈不謬哉。曰。只爲後世帝王知學者亦止爲韋布之事。故有是言。謂不當同于韋布耳。曰。止知爲君言學不當同于韋布。而遂使韋布之學以爲原不同于帝王。顧得一邊。顧不得一邊。而乃立爲之說。亦禍天下之學者也。

吾心自有本然虛明平妥處。乃不能反求。任其昏塞。卻徒務口說。依傍他人門戶。隨場悲喜。以爲知道。良可羞也。

程氏云。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孟子云。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學者不可無此志。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聖人示人爲學之目。昭如日星。學者但當循是以學。則聖人之域可至。乃舍此不務。卻只說誰家尊德性。誰家道問學。誰家知行合一。彼可此否。紛紛無已。只鬬口語。到底成箇甚。

學只爲己。心便虛。氣便平。志便遜。學須是識其眞心。

天理不外于人心。只人心平處便是天理之公。

儒家有言。只要成就一箇是而已。夫是豈易成哉。務以爲孝。乃非所以孝。務以爲忠。乃非所以忠。察理不精。不能得禮義之中正。亦只做得箇題目而已。安能便是。

儒者有言。雖無其事。實有此理。此亦大謬。夫理也者。事之理也。既無其事。理于何有。蓋求其說而不得。乃曲爲之辭云爾。

性具于心。而貫徹于人倫日用之間。非有定見。比對配合一性專屬一倫也。有子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是仁在于父子兄弟也。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是義又在于兄弟也。知禮樂之實。知斯節斯樂斯而已。是知禮樂皆在于父子兄弟也。又云。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知之于賢者也。是義又在于君臣而禮知在于賓主賢者也。蓋隨在而言。非有定局者。然孟子只言仁義禮知。而後儒加以信。爲五德。遂以分配五倫。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朋友之信。似矣。而禮無所歸。乃屬兄弟。知無所歸。乃屬夫婦。夫節文之謂禮。豈獨兄弟有節文乎。明通之謂知。專屬夫婦。益更無謂。名曰貫通。實則牽合。制爲定局。滯天理之圓機矣。大抵後儒絕好比對配合。如五事之配五行。更謬。

非仁無以敦其愛。非義無以酌其宜。非禮無以作其敬。非知無以明其理。非信無以成其實。人倫日用之間。無乎不有。卽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朋友之信。亦特擧重而言。非各主其一。專于此而不通于彼也。仁爲萬善之長。孝爲百行之源。故仁必屬諸父子。蓋無所不包也。

問。朋友之倫。何以配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曰。使無朋友講習。則何以能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理而盡之。四者之倫既由朋友而得。固配之矣。

問天德。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天德也。問王道。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王道也。理一而已。得此之謂天德。道此之謂王道。

聖人有爲已之實學。而禍福毀譽不與焉。聖人有爲國之實政。而災祥不與焉。

問學。曰。去得一分己私。便是一分聖學。問治。曰。省得一件閑事。便是一件治道。

問。帝王以五德王天下。然歟。曰。此術家荒唐之說。君子所不道也。曰。程伊川云。五行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之。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又曰。五德之運。卻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一日言之。便是有一日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便多火災。蓋亦有此理。朱晦翁云。五運之說亦有理。問取相生否。取相克否。曰。取相生。然事有適然相符者。如我宋以歸德軍節度使卽位。卽是商邱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乃與漢高赤帝子一般。不然乎。曰。不圖二先生亦惑于此也。請爲言其必不可信。五行、天地之所運也。帝王受命而興。于此何與。而乃謂各

得其一果何所據以何知之白蛇之事既詭商邱之說乃之附會而河患火災附會更甚且卽如所言也則他代之興又皆以何物證之此其一也彼術家者流各持其說鄒衍主相克劉向主相生言人人殊自相矛盾是人爲之說非天定之理也此又其一也且卽以相生云伏羲以木德矣傳十五君合萬七千餘年皆木德也而神農以火德繼之傳七君合三百餘年皆火德也而黃帝以土德繼之乃黃帝子少昊則以金德孫顓頊則以水德孫帝嚳則以木德堯則以火德舜則以土德三代而後又皆合一代爲一德欲爲一代則一代欲爲一君則一君分合任意誰爲謂之此又其一也周以土矣秦則以水土不生水漢則以火水不生火相生之說亦自抵忤此又其一也五行之運厥氣惟均非有所偏也乃伏羲以萬年計五帝以百餘年計夏歷年四百商六百周八百漢四百唐宋皆三百卽享國之長者亦自參差至秦隋六朝五季則或數十年或數年而止然亦各稱德王何德之運長乃如彼短乃如此若是倫歟此又其一也又如三國鼎峙五代雲擾同時並列亦皆一代之君也豈共一德歟抑一德而分用之歟抑各用一德歟抑亦五德之運至此斷歇而不續歟此又其一也由是觀之荒唐甚矣

問堯舜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然乎曰此文談也只是風雨節、寒暑時而已矣安得照數五日風十日雨乎若照數如此炁候亦假也

人之有目者以爲無不見也然必上有日月星辰下有燈火形形色色照燭分明開目卽見之矣而遂專謂吾目之能照然乎哉使昏夜處暗室中卽離婁何爲夫人之有才者目之明也而遇時可爲幾會有

合。得以成功。則有日月星辰燈火爲之光也。不然。卽負旋乾轉坤之具。亦無施矣。噫。才之濟時耶。抑亦時之濟才耶。

問。延陵方氏云。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爲體。故其氣清。以火爲用。故其氣明。然歟。曰。非也。火能發光。不能受光。水能受光。不能發光。目也者。體用乎水者也。受光而已。不能發光。安得謂以火爲用乎。

問。人覺不能先知。而夢乃有先知者何。曰。先知、神之爲也。人皆有神焉。覺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神役于形。散諸物矣。安能先知。寐則形不用事。而神收于靈府。完而不散。虛而不塞。通而不隔。故其于情也。有時而先知。譬則人在室中。雖所見甚明。然囿于室焉。室外無覩也。超而登乎高。則固有見室中之所不見者矣。神之用妙矣哉。

人知雞之鳴午。不知午之鳴雞也。

兵家先聲而後實。必是先實後聲。乃可以先聲而後實。蓋以實爲聲。人自畏之。而可省于實。若無實。不可以爲聲也。

末世人才常多智慧。蓋困于心、衡于慮、而後喻。操心危、慮患深、而故達也。其小人、則變詐百出。不可方物矣。

問。大臣進退之節奚若。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大臣難進易退之節也。曰。其去國也奚若。曰。戀官之心不可有。戀君之心不可無。夫太行孟門。畏途久涉。得釋重負。當如敝蒂爾。若乃君

恩深厚倚任多年。一朝別去。遂恝然以忘情。抑豈大臣之道歟。故戀官、患失之鄙夫也。恝然以去者。曰小丈夫之悻悻者也。然而戀官者常千百。戀君者不十一。豈無以戀官之心假之戀君者乎。亦豈無以不戀君之心假之不戀官者乎。二者難辨。故世每以恝然而去者爲高有道之士。殊不謂然。戀官乎。戀君乎。此心自審自知。不以語人。固不可戚然于其中。亦不可恝然于其外。

人謂弩之勁也。而強弩之末有不能穿魯縞者焉。人謂水之柔也。而泰山之溜乃有穿石者焉。好勝者必遇其敵。兩戒之也。一則曰。好勝必遇敵。不可好勝爲也。一則曰。彼好勝者。必遇其敵。固有敵在。爾不可與敵也。

問。事二君者。與事二夫者同乎。曰。不同也。彼更二夫者。非夫夫也。殺其夫而乃以事之也。是謂喪節失身。猶非事仇也。若夫事二君者。彼戕吾之君。破吾之國。固所不共戴天者也。而甘以事之。是謂忍心之極。不止喪節失身矣。故更二夫者。貞人之所不齒。事二君者。有道之所必誅。

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有諸。曰。魚與馬非人也。安能知人之音。人非魚與馬也。安能知魚與馬之能知人之音。彼適而出。適而仰也。端爲琴瑟乎。則有不瑟而出。不琴而仰者也。又何居乎。毛嬙之色。鳥見而驚。鐘鼓之聲。馬聞而駭。類殊性別。不得以相通也。而文家者流。動通物于人。豈不謬哉。曰。獺祭魚。豺祭獸。鷹祭鳥。何能像人而祭歟。曰。王浚川云。時也。鳥獸魚。多食不能盡。狼籍而陳之。如祭耳。彼物也。安能知祭其祖先。茲言良是。歲甲戌。野有虎。一田夫惑于人不害虎。虎不傷人之說。往視之。

焚香稽首。口致尊稱。以爲敬禮如此。必不我傷也。虎見。遽爪之。裂其面以死。夫虎止知人爲香餌。乃又知焚香稽首之何爲。彼謂瑟之感乎魚。琴之感乎馬。亦田夫之見也。

亂臣賊子。視天下之公議蔑如也。亦言其利害也已矣。司馬昭使成濟弒魏主。昭聞。佯大驚。自投于地。乃與其叔謀所以自飾者。遂論濟大逆不道。夷三族。朱全忠使柳燦弒昭宗。全忠聞。亦大驚。自投于地。卽如東都。哭臨甚哀。乃收燦斬之。燦臨刑大呼曰。殺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噫。二逆至是乃始知乎。然晚矣。宋祖終不大用陶穀。袖中禪位之詔露其謀也。亦終不大用王彥升。韓通閤門之殺著其迹也。

問。先生直道而行。赤心爲國。乃痛遭擠陷。亦有憾于心歟。曰。時也。勢結已成。而乾坤崩裂。吾皇幼沖。人方利以爲謀。而拱確奉祖宗之法。莫之敢易。方先君大漸。實哭奏榻前。許先君以死。誠見其勢則然。不敢有其身矣。乃旋遭陷以歸。無所容死焉。然此心不敢負死。猶可見先君地下。烏乎憾。然則先生喜歟。曰。拱顧命之臣也。憑几之語。執手之託。蓋諄諄焉。拱也止此心不負耳。固未有以副也。止可死見先君地下耳。固無以爲復也。徒全首領而已。如先君何。烏乎喜。

予掌國子時。助教劉廷膏舉其堂一士曰。开經綸者有孝行。予曰。知之。越數日。復言。予曰。汝以予忘之耶。固未忘也。予其問汝。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父母昆弟之言。夫孝行于家。是黨族之所稱也。而子之于开也。固四方之人也。安知其孝。曰。本堂諸生之薦之也。曰。諸生之于开也。亦四方之人也。安知其孝。曰。其孝有述。其邦大夫之禮之也有述。諸生固見之耳。曰。諸生何由見之。曰。开生持以示之者也。

曰予固知开生之示之也吾其語汝夫孝之道大人莫敢當也而發于眞心無能自盡者焉故親在人稱孝惟有愧歉而已親歿人稱孝惟有悲痛而已惶惶乎其不敢聞也此孝子之心也而开也張之以示人得非假孝以取名乎務名已非而在父母尤人心不忍假者也而忍以假焉則其得罪于孝也深矣而顧可尙歟且人之聞人之孝也乃不辨誠僞而輒崇尙之者非眞崇孝也亦務爲崇孝之名者也彼務孝名此務崇孝名相率而爲僞者也而何可以爲訓故吾取實孝也乃惡乎務孝名者不欲人之爲也取實崇孝也乃尤惡夫務崇孝名者顧自爲歟子休矣

國子先生坐于退食之堂諸生侍先生曰小子來吾其問汝吾之爲教也嚴乎寬乎有對者曰先生寬諸生感德是不能忘先生曰不然吾不寬也又有對者曰先生嚴諸生畏威而不敢犯先生曰不然吾不嚴也又有對者曰先生寬嚴得中先生曰不然吾不寬嚴得中也諸生惑請問之先生曰吾豈不自知歟而以問諸生者蓋試之爾而諸生未之達也吾其語汝夫寬施諸率教者也嚴施諸不率教者也何有定用使務爲寬則固有不率教者焉不亦縱乎使務爲嚴則固有率教者焉不亦苛乎使務爲寬嚴得中則固有當全用寬者焉不亦失嚴之半乎有當全用嚴者焉不亦失寬之半乎故諸生全率教則全用吾寬全不率教則全用吾嚴率教者多則多用寬不率教者多則多用嚴又自一人而言始率教則用吾寬繼而不率教則用吾嚴終而率教則仍用吾寬也始不率教則用吾嚴既而能改則用吾寬終而又不率教則仍用吾嚴也一分率教吾有一分之寬一分不率教吾有一分之嚴本質在人付之

而已。而我何與焉。是之謂寬嚴適宜。故吾未嘗不寬。而不可以寬言也。未嘗不嚴。而不可以嚴言也。未嘗不寬嚴得中。而不可以寬嚴得中言也。夫是以事無遺情而教無遺術爾。子固皆當仕有官職也。寬嚴之理。所當知者。故特訓之。小子志之爾。

漳水平闊數里。遇漲急。則舟難卽岸。多敗溺傷人。予爲編修時。起復北上。至漳。忽雨。楫師新渡予曰。聞漳遇雨則溯。漲則敗舟傷人。今雨。安可渡。楫師曰。無傷也。予問故。對曰。平漫之水。焉能灌河。灌河者山水也。西爲遼州之山。山有大雨。則山水傾注奔騰而下。洶湧敗舟。然必行日且半。乃能至此。小人止日夜候望遼山。若今日遼山雨。猶渡河者。卽水且未至也。若今日遼山雨。明日雖晴。不敢渡河者。水當至矣。乃遼山昨日無雲。今茲雨。固平漫水耳。焉能灌河。予曰。有是哉。遂渡。嗟乎。天下之事。其亦若此也。夫世乃有不爲國之臣。或謀利。或規避害。或苟且爲謀。不臧而敢于造釁。公然爲之。以爲終吾任固且未發也。迨久而發。則承其後者當之矣。故嘗使人慴無辜之患。而又敢于爲今日之惡。何者。無辜之患。人之貽于我者也。莫可支也。不亦慴乎。今日之惡。我且貽于人者也。莫我及矣。不亦敢爲乎。而當國事者。又率苟且支吾。了目前之事。而不復究其端之所繇啓。常使冤者冤。幸者幸。而國事日以壞。是徒以今日之漲爲可患。而不計昨日遼山之雨也。其于功罪之實遠矣。其亦異乎楫師之見也已。又曰。爲學亦然。彼察理不精者。眩于形迹。未嘗不以今日之晴爲喜。而不知昨日遼山之雨也。以今日之雨爲憂。而不知昨日遼山之晴也。故多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隆慶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予出京在良鄉縣。夢一偉丈夫。衣冠甚古。貌莊而和。弟子六七人侍側。予問從者曰。此何人。曰。孔夫子。予肅然起敬。拜見之。因問曰。仁道之大。夫子每教人以仁。而不言所謂。敢以請。夫子曰。只一點眞心便是。予又問曰。桃仁杏仁。皆謂之仁。謂其純然桃杏之理。無夾雜也。謂其根幹枝葉皆具。無欠闕也。謂其生生而不息也。仁之在人。亦若是歟。夫子微笑曰。然。又良久。乃覺。謹識之。

本語卷四

楚莊王無災禱于山川曰此天忘我其說何如曰驕言也夫災而懼懼而修政則國愈治乃俗所謂因病求醫因醫致壯者也但人患不知故必災而始懼耳彼楚莊也既知其理矣則無日不懼無日不修政其機固在我也而何以災爲乎災而後懼懼而後修政則既已災矣孰與夫無災而愼而修政之尤爲得乎人以無病爲安病而後謹固不如無病而謹爲尤安也而乃以無病爲不可豈理也哉故曰驕言也

問藺相如完璧歸趙楊龜山曰趙社稷安危之機不在璧之存亡夫以小事大古人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能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出數年卒有覆軍陷城之禍徒以璧之爲祟也其說何如曰此迂談也秦乃虎狼不吞噬不已即與之璧固能免乎且其併吞六國亦皆璧之爲祟乎相如于此亦以見國有死士尙有不可奪之氣耳而豈爲一璧哉太王避狄去之岐山之下蓋遷國以圖存也今必以太王律趙豈欲其與璧不免則棄其宗廟社稷而去乎秦幷吞天下即去之何所邑何所避乎古云國君死社稷孟子亦云世守也非吾所能爲也効死勿去趙當是時惟有死社稷勿去而已于必不可免之中而先與之璧以示弱則何爲哉

問世傳漢高溺戚姬之寵遂欲奪嫡然乎曰此甚有說而後人不思也夫立嫡以長乃理之正苟非甚不

得已。必不可輕易以啓禍端。然太王舍太伯而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固自有說。則以王季有聖子而武王有盛德也。而況于惠帝之闇懦乎。高帝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豈不自愛其國家。而以一姬之寵。遂欲奪嫡。失天下心。蓋有所甚不得已耳。當是時。帝及呂后。年皆漸高。而新造之邦。反側未定。諸強功臣皆在列。使帝后一旦去世。太子臨朝。固能安鎭而駕馭之乎。未也。觀後惠帝之動靜。則可知矣。而趙王類已。故意屬之。雖其幼。然事體有定。而吾撫之長。任吾壽所至。而隨以付之。亦無可奈何矣。其能保有天下與否。尙未可知也。而不猶愈于闇懦之已見者乎。此帝之本情也。乃卒以四皓從太子游。遂以爲羽翼已成難動矣。蓋曰。吾以太子闇懦也。而人心乃屬之也。心既屬。則不可拂。故姑不易耳。夫今之不易也。恐失人心也。而昔之欲易。獨不恐失人心乎。蓋今有所見故耳。此則羽翼者之欺帝而計成之者也。使帝之始欲奪嫡。果惑于戚姬之寵而不顧夫天下之心也。則又何有于四皓。彼戚姬之寵。既能移帝愛子之心。又何不能移帝敬四皓之心乎。帝之殺韓信也。卽其屬意趙王之心也。以爲信之才如彼。其功名之心之盛如彼。而太子闇懦如此。若吾死而信在。太子能安乎。故必死信而後吾乃可以免。此又其本情也。帝爲身後計無所出。遂忍心于信。使太子能英武如帝。則信未必誅。今以屬意趙王爲眞惑于戚姬。是亦謂信之誅爲眞反也。而帝之本情安在哉。曰。若是。則周昌何爲強諫。張良何爲爲之羽翼。曰。立嫡以長。理之正。又況開國之君。尤當爲後世法。昌亦只說箇正理。良亦只了得呂后之託而已。非能爲漢深謀也。彼惠帝之無子先死。呂后之後死。文帝之承統以衍漢祚之長。皆天也。非

人謀所能及也。昌諫良羽翼時。能逆知其果如此耶。惠帝死而假子立。諸呂王。漢祚幾移矣。昌與良不預計乎。昔者紂之母生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中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乃遂滅商。夫惠帝無子先死。呂后後死。而文帝承統以衍祚也。則昌之強爭爲有名。良之羽翼爲有功。若使呂后先死。惠帝獨在位。不能自立。以喪天下。則昌之諫良之羽翼。亦太史之爭而已矣。或曰。太子易。則彊悍之呂后不肯但已。趙王亦未能安家難且作。而其禍方長。故不如據正理。以聽天命。良之意或出于此。曰。此亦是乃不得已爲之。但謂其爲萬全之謀則朱也。

問。沙中偶語。何以知爲謀反。又何以必見而後言。曰。此子房因所見以啓漢高。令其早賞以安人心耳。若偶語果是謀反。則子房安得聽之。豈預知其所語是謀反耶。蓋因諸將士素有不賞之嘆。因見偶語。則以平日之心度之。當是謀反。欲漢高早處以了此事耳。

問。漢高殺丁公。溫公極贊美之。然歟。曰。丁公誠可殺。誠可爲萬世賣主者之戒。乃漢高之殺之也。則亦任其殺之而已。若遂以爲美談。則非也。何言乎。曰。丁公卽爲羽將。賣羽使失天下。大不義。當誅。使羽能誅之。雖百斬無過也。漢高既乞命其人以有天下矣。而乃又殺之乎。曰。以大義。胡不可。曰。漢高豈端爲大義哉。不過假大義爲名。實則利心行計耳。楚人有兩妻者。人誚長者。長者詈之。誚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誚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

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詈人也。夫急則乞命于人。惟恐其不賣羽以活我也。既得天下。又恐有賣己以活人而敗我事者。遂殺其人以爲永戒。而又借以大義之名。蓋一人之身而三取利焉。亦狡矣。昔有證父攘羊者以爲直。父以攘羊獲罪。則又請代父之罪以爲孝。孔子曰。異哉。一父也。而兩取名。漢高之事。有類于此。夫取長者得矣。而誚人之妻可乎。斬丁公得矣。而乞命于丁。使之賣主。何爲哉。當是時不知有大義乎。既已云云。乃又云云。狡矣。若誠爲大義。彼丁公特一戰賣主耳。而始終賣羽。使失天下者。無如項伯。項伯尤當斬也。故曰。高帝非爲大義。乃利心行計者也。或曰。勾踐之誅宰嚭。不同乎。曰。不同也。勾踐家破國亡。故曲身以結宰嚭。其結之之心。卽殺之之心也。若高祖之始遇丁公。則只求生而已矣。

問。伊川云。周勃當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如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其說何如。曰。此不得其情。夫勃之此舉。乃計耳。而後人未識得。請言之。曰。雖天下至惡之人。大逆不道。而甚形未著。有從而問之者曰。若從逆否。于是顯然承伏。世必無其人也。則軍中之必無右袒可知已。雖天下至惡之人。大逆不道。而其形未著。有從而問之者曰。若從順否。于是不以承伏。世必無其人也。則軍中之必無右袒可知已。況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光天化日。六軍皆習。而太尉臨之于上。爲順爲逆。死生禍福立見于前。其事幾何如者。而軍中顧敢有明爲右袒者耶。夫左袒右袒。舉手卽爲之。固至易事也。以至易之事。又令其自爲。而以決至

大之隱情。豈非天下至愚乎。且卽左袒。未必卽爲劉也。卽不右袒。未必卽不爲呂也。亦姑以應之而已。而遂以信之。豈非尤天下至愚乎。漫以爲之。則迂謬而無當。謂以審其向背。則觀望而不忠。皆人所甚諱也。而太尉白眼爲之。公然而以爲言。豈其夢耶。嗟乎。兵以計勝。太尉此舉。固自有意。非作意果問此也。何者。祿產爲亂。諸軍從之久矣。祿產旣誅彼。方懷懼。于是而率之以誅諸呂。彼必曰。諸呂未滅。姑緩我耳。誅諸呂後。必且窮搜我也。其心如此。而吾乃與之舉事。則其中當有變。當是時。欲明言赦其反歟。然反形未著。吾乃明言其反而赦之。則彼愈疑而爲懼愈深。欲不言歟。則彼猶夫疑猶夫懼也。故以號于衆曰。左袒者爲劉。右袒者爲呂。蓋計其必左袒也。而使皆得以形迹自見。吾乃可因其迹而信之。而其疑懼可釋。卒之果皆左袒。于是遂明言曰。皆爲劉。無爲呂者也。吾可以誅諸呂矣。而諸軍者亦皆釋其疑懼。忻然以爲劉自慶。卽歸而語其妻子。亦必曰。吾皆爲劉者也。豈爲彼呂哉。于是反側皆安。而誅諸呂果濟事。蓋初左袒時。非皆眞爲劉也。旣左袒之後。則遂皆爲劉者也。初不右袒時。非皆不爲呂也。旣不右袒之後。則遂皆無爲呂者也。而太尉獨心知之。泯于無迹。作事在此。取效在彼。人不得而識也。而後世徒據其迹議之云云。失之遠矣。且人臣之爲國也。將以濟事也。若曰吾只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則是吾只作箇題目。管他濟與不濟也。而可乎。

問。漢武輪臺之悔。致堂胡氏謂。人之壯也。猶能自強。及血氣旣衰。則難于刻勵。而以武帝之悔爲尤難。然歟。曰。不然也。武帝雄才之主。平生多不羈之謀。蓋自負其才。俯視千古。以爲吾之所爲當無不遂者也。

而至是七十有五矣。征四方歟。所征安在。而國已空。求神仙歟。所求安在。而身已老。頹景既促。往事成虛。所爲之不效。可見者如此矣。且奸人搆禍。太子死讒。歸來望思。悲涼無那。事窮心折。追往嘆來。故自悔耳。蓋苦無聊賴之後而當其言也善之時也。若使前路尙多。志無灰沮。則尙冀所期之有遂。未必悔矣。故知老而有悔者。乃人情所至。壯而知悔者。惟志士爲能。老猶易。壯爲難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夫悔過及時。則補過有日。老而空悔。何嗟及哉。雖然。一旦盡改所爲。而明其過于天下。亦自英雄之事。視彼齷齪者流。怙終以死者何如哉。故武帝此舉。足可稱賢。但惜其晚耳。

問。新莽之時。何獨揚雄爲劇秦美新文。貽譏萬世。曰。史稱頌莽功德者四百八十餘萬人。豈四百八十餘萬人者皆親至殿庭以口說頌之而去哉。固皆形之文字也。但不傳耳。雄有盛名。故其文獨傳。而後世遂以爲獨雄爲之。其實不止雄也。曰。然則可不罪歟。曰。正不須責。古云。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使雄能見幾以去。不仕莽朝。而卻爲此文。則可以文罪之。雄仕莽。既失身矣。又何須責其文字。卽無此文。猶夫失身也。譬之婦已失節。而乃責其言語動止之不善。卽言動皆善。猶夫失節也。噫。雄學聖人之道者也。我不意其學聖人之道而乃與喪節之婦伍也。噫。

問。三國人才可與權。是一時風氣生此等人才否。曰。非也。乃時之使然也。彼三國鼎峙。互相吞噬。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機一錯。卽爲人所魚肉。故其君臣相親相結。不自疑沮。幾合卽爲。弗狗形迹。有不必告于

君者。有不以語于人者。蓋謀有所不可洩。時有所不可失也。期于濟事而已。故可與權。且其人便習既久。智愈出而愈不窮。不惟自家機熟。而人之肯爲謀者日益衆。故只見其多才耳。迨夫承平既久。法之把持日以深。忠謀者君不爲主。而旁人之苛求又甚烈。故人皆務爲形迹。非得令不敢行。非有故事不敢行。非標表昭著人所共見者不敢行。胡然而掣肘。胡然而獲罪。用是謀臣遠避。庸人則推委支吾。苟利于目前。習以成風。所用之人。不過如此。雖有可權之才。亦堙沒而已。此所以無事則庸人盤據富貴。而智士不得用。一旦有事。則束手無策。而徒嘆國家之無人也。

問。昭烈疾革。謂孔明曰。吾兒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則君自取之。先儒謂以昭烈猶不無疑于孔明。然否。

曰。此昭烈肝膈之語。非疑也。若果疑之。而卽爲此言。固能止其不取乎。蓋當是時。魏吳皆在。國家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固非置遺腹朝委裘時也。昭烈意以吾兒可輔則輔之。幸矣。無容言也。如不可輔。必思所以爲處。苟無所處。則國家非吞于魏卽吞于吳。而嗣子必爲其所魚肉。吾何以瞑目于地下乎。吾之于君。義則君臣。恩則骨肉。今此基業。固吾二人之所經營也。君自取之。不爲他得。又吾所甘心者。而嗣子得所依倚。可不死于人手。亦尙有利。則吾乃可以去也。若徒顧君之名義。而卒不能保。則何益哉。昭烈之意固如此也。如人有所愛物將死。必貽諸其所厚者。而使不爲他得。則其意乃安。昭烈之心固若是而已。

問。昭烈君臣。曰。昭烈之與孔明。雲長翼德。朋友而昆弟者也。昆弟而君臣者也。其交固。其義重。始終不相

疑。始終不相負。後代此等君臣不可再見。

問。昭烈大舉伐吳何如曰。古云。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鬬。不反兵者。謂見之卽鬬死甘心。不暇反兵計勝負也。昭烈痛雲長之死。故大舉伐吳。以用兵言。則失策。以其心。蓋不反兵之意也。

問。孔明在隆中。何以便知天下三分。曰。見得世上有這三箇人。

問。酈生下齊七十餘城。韓信以兵屠之。罪不亦大乎。曰。此酈生之罪。未可遽責信也。何以故。曰。志在救世安民。功無彼此。此聖賢事也。信一功名人耳。安可以此責之。當酈生之適齊也。信方擁兵四十萬。壓境而來。所嚮無敵。勢如破竹。齊亦甚懼矣。酈生假信之威。乘齊之懼。故一說而下之。使非信且至。雖有酈生。其誰聽之哉。則齊城之下。固亦信之下之也。乃賣信而獨勦其功以報沛公。使信垂首捲甲。徒然以歸。信固能甘乎。此所以剗徹之計行而齊城屠酈生烹也。嗟乎。始欲賣信。而卒自殺其身。豈不愚乎。然則當何如處。曰。善處己者。必先處人。若不能處人。安能處己。酈生之適齊也。宜先詣信說之曰。聞齊聞將軍至。甚懼。將軍且不日下之矣。雖然。兵家先聲而後實。食其願得假將軍之威。乘齊之懼。以將軍之命諭之。令以城下。果以城下。則將軍傳檄而定。以報沛公。亦可大省兵力。不者。且進兵未晚。于是乃之齊說之曰。韓將軍擁兵四十萬。壓境而來。所嚮無敵。勢如破竹。齊城不日下矣。雖然。韓將軍不嗜殺人。所爲多屠戮者。爲其拒也。君誠能以城降。韓將軍必且撫慰之。傳檄而定。則君既不失富貴。而數百萬之命亦皆可免。其爲利害不亦較著乎。韓將軍有是心。恐君不得諭。故令食其來。君其自爲計。不者。吾

且去。韓將軍且至。吾亦不復來矣。如是。則齊城必下。于是乃還報信曰。事濟矣。齊始聞將軍至。甚懼。既聞將軍令其以城降也。又甚喜。今且下矣。將隊可傳檄而定。報沛公矣。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之功也。不用兵甲而以威聲下之。功尤大也。食其傳命而已。庸何功。如此。則可以得齊。可以免數百萬人之屠戮。可以成信之功。而酈生之功亦不爲細。不止脫于烹也。此不惟事勢如此。亦天理人情本當如此耳。曰。信以不忍而戮數百萬人。固無罪歟。曰。胡爲其無罪也。酈生賣信。激之而多殺。酈生固可惡也。今必痛責酈生之罪。則信之恨氣自平。恨氣平。乃從而責之曰。將軍止以不忍之故。遂誅殺數百餘萬人。豈不亦殘毒甚哉。如此。則信自當俯首聽伏。不待辭之竟也。若不明酈生之罪以輸其怨。而徒以責信之多殺。則豈足以服其心哉。此可爲賣人而躐功者之明鑑也。

問。盧懷慎何人也。曰。賢人也。曰。時譏其伴食中書。惡得賢。曰。此其所以爲賢也。何以故。曰。懷慎才固不逮德則有焉。人臣最防爭妬。自古國家大事。多因人臣爭妬而敗。若使懷慎伴李林甫食也。則不可。以伴姚崇。何不可之有。崇、救時之相也。懷慎居其次。使其起一私念曰。彼崇何人。乃處吾上。而獨以功名顯于是凡崇所爲。必百計壞之。又媒孽其短而中傷之。則崇且身不保。又何展其救時之略乎。不然。而又曰。彼相。吾亦相也。彼以功名見。吾奈何獨無可見者。于是用其私意。橫生旁出。混亂天下耳目。以掩人之善而揚己之能。則崇動必有礙。又何以展其救時之略乎。乃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讓而不專。寧甘受無爲之名。而終不爲撓亂。使崇得以展其才。以濟國家之事。非夫有體國之誠意。有忘己之

公心。何能若此。則崇之有功于國。懷愼亦與有也。故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才雖未及。德固長也。而時人特據其迹。遂譏爲伴食。夫才不足者。在君子則讓人。在小人則爭妬。試觀自古賢相在位。居其次者。能不妬不爭。安心伴食。如懷愼者幾人。則懷愼之品格可知矣。又曰。觀懷愼用人之疏。可見其才。位至宰相。而家猶寒素。可見其守。薦宋璟輩。可見其知人。疾革。宋璟嵐從愿往候之。臨別。乃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等志之。將死之時。而猶念國事若此。可見其忠。後果林甫用。開元之政盡壞。可見其先識。凡此皆非徒伴食者所能爲也。

本語卷五

孔子憲章文武。蓋時王之法不可不守也。今言治者。正不可妄意紛更。只將祖宗之法。求其本意所在。而實心奉行之。縱有時異勢殊。當調停者。亦只就中調停。處得其當。便是不可輕出法度之外啓亂端也。此不惟分所宜然。祖宗聰明睿知。既邁倫夷。而又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苦辛備嘗。經練久熟。其所貽謀。爲法既善。爲慮更深。固非後世疏淺之見所能及也。夫豈可以一事之未便而遂乖天下之全圖以一時之未便而遽梗萬年之長計哉。

國家用人。匪徒資治。亦卽以安天下之人也。故大臣小臣。分列上下。散布內外。又有士有胥史。下之里社。亦各有長。多其等。廣其途。盡網羅天下之才而用之。使天下之人。苟有一長一藝異於齊民者。隨其才之大小。皆入吾之網羅。彼其既入網羅。則皆有事于所職。不惟顧惜所有。而又有所望于進取。孜孜焉垂死而猶有歉于所期之未遂。故無暇于爲亂。且等既多矣。途既廣矣。于是而不在網羅。則至愚下之人而已矣。至愚下之人。安能爲亂。卽爲亂。亦易撲滅。而天下常可得安。此英雄御世之微機也。末季之世。不知此意。不以爵祿收拾人才。乃徒用奸巧之人。甘其諛佞。徒用庸陋之人。樂其委順。彼其盤據要津。不止壞國事。塞賢路。每每惡直醜正。摧折天下之才。以快其忮毒。使人抑閼冤憤。無所控訴。激而不堪之甚。則黃巢之事所由起也。且如元末兵亂。朝廷更無可用之人。則宜其世之無人矣。我聖祖時佐

命元勳。固卽元之人也。使元能收拾。縻以爵祿。則才不在下。安得敗亡至此。是可不爲永鑒也哉。

天變誠可畏。然天心仁愛吾人。亦是曲說。求其理而不得。則亦不之信矣。今只云天災流行。禍亂將作。必須謹破政事。愛恤人民。以保固國家。則災可無害。不然。將不可救藥而禍亂成矣。此是實言。自可使人君知懼。

朝廷之上。不可無忠誠剛正遠識之重臣。彼其氣有夙養。可以當大事而不懾。謀有豫定。可以平大難而不驚。猝遇緩急。國有所賴以爲安。人有所仗以無恐。若徒以奸巧窶細之人充揆宰鈞樞之任。無事則結援蔽主。倚勢作威。自以爲可震四海。一旦有事。顚頓倉皇。神奪氣喪。計無所出。賣國從逆之事皆爲之矣。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亂不起于亂。必有其幾。聖人當休否之時。已謹苞桑之戒。幾未動而先圖。所謂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也。次之。則亂幾有動。能早識而亟圖。禍卽可弭。力亦甚省。又次。則亂形已出。而後救之。然亦必得撥亂反治之才。竭力劻勷。僅而可免。若至已亂。則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故致亂之幾不可不深察也。然惟有道之人能察之。彼庸人者流。燕雀處堂。棟宇將焚。猶栩然以爲樂。而方笑聖人之過計。可與言哉。

紀綱之壞。莫大于國是之不明。尤莫大于上下蒙蔽而人主終于不知。夫國是不明。則奸臣舞智以愚人。邪臣黨比而醜正。亂之道也。然有時而明。國法有行焉。則猶可以爲戒。若上下蒙蔽而人主終于不知。則舞智者恬焉得計。黨比者敢于效尤。習爲故常。無復有發覺之者。于是以威福爲己物。任其播弄。必

至于亂而後已考亭先生曾云呂微仲范堯夫爲相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如王安石罪旣明白後旣加罪于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魁首卻于其死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卻煞不好要好便合當顯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卻惹得後來許多羣小不服看來天下事須是先論其大處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如何了方好于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此言良是今觀當時今日紹述明日調停只在朝廷上混亂不了皐白無辨國事盡隳迄至靖康而後已有國者豈可使時事一至于斯

帝王創業垂統必有典則貽諸子孫以爲一代精神命脈我祖宗燕謀宏密注意淵遠非前代可及聖子神孫守如一日治如一日猗歟盛矣迨我穆皇未獲有所面授我皇上甫十齡穆皇上賓其于祖宗大法蓋未得于耳聞也精神命脈旣所未悉將何以鑒成憲繩祖武乎今日講經書後又講貞觀政要等書臣愚謂宜先知祖宗家法以爲主本而後可證以異代之事不然徒說他人何切于用乃欲于祖宗列聖實錄所載聖敬事天之實聖學傳心之法如何愼起居如何戒嗜慾如何務勤儉如何察讒佞如何總攬大權如何開通言路如何進君子退小人如何賞功罰罪如何肅宮闈如何御近習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撫百姓如何鎭撫四方撮其緊切編輯成書進呈御覽在講筵則日進數條在法宮則日披數段庶乎祖宗立國之規模保邦之要略防微杜漸之深意弛張操縱之微機可以得其大較且今

日之域中。祖宗之天下。卽以祖宗之事行之今日。合下便是。不須更費商證。而自無所不當。我皇上聰明天縱。睿知日開。必因而益遡祖宗精神命脈所在。以覩耿光。以揚大烈。以衍萬年無彊之祚者。將在于是。則特爲之引其端焉爾。是臣愚犬馬之心也。方遂請之。而遂以廢去。特述其意于此。倘有取而行之者。則犬馬之心亦自可遂。不必出自我也。

宰相天下之樞。必得心術正。德行純。識見高。力量大。學問充。經練熟者。方可爲之。若不試以事。徒取文藝不揀其才。徒俟俸資。則豈能遂爲百辟之師。平章軍國重事而無舛乎。

格心有根本。有功夫。有機括。有次第。不在諫諍上。也還不在言語上。也還不在形迹上。相業無迹。其格心處。君尙不知。人又孰得而知之。後人不在心上做。只務形迹。不在君德上做。只論事功。故相業鮮。

致君以格心爲本。格心以誠意爲本。今日輔德之事全未。且莫說朝夕納誨。格君心之非。卽平日何曾講論箇道理。商量箇政事。縱急緊不得已事。亦只劄子往來而已。言旣不能盡意。而又先經內官之手。拆視而後進上。幾密之言。如何說得。君臣道隔。未有甚于此也。然事須面議。乃得其情。而面議不得。開端不止內官不樂人主與大臣說話。恐被其壅蔽。而輔臣亦不敢苦請而對。若忽然問一件道理。未必能知。問一件事體。未必能處。原無本領。當面說箇甚。所以自不樂于面對也。

輔德輔政。平章四海。只是至誠則得。不然。皆無有矣。

聖祖罷丞相。散其權于六卿。而上自裁決。成祖始制內閣。以翰林官七人處之。備問以言。商榷政務。極其寵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嗣後遂理機務諭旨。比其久也。則遂隆以師保之官。稱輔臣焉。雖無宰相之名。有其實矣。然皆出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諸首甲與夫庶吉士之選留者。其選也以詩文。其教也以詩文。而他無事焉。夫用之爲侍從。而以詩文。猶之可也。今既用于平章。而猶以詩文。則豈非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乎。舊制固不敢議。而就中有以爲之處焉。亦無不可者。誠宜于其選也。必擇夫心術之正。德行之良。資性聰明。文理之通順者充之。而卽教之以翰林職分之所在。如一在輔德。則教之以正心修身。以爲感動之本。明體達用。以爲開導之資。如何潛格于其先。如何維持于其後。不可流于迂腐。不可狃于曲學。雖未可以言盡。然日日提撕。日日聞省。則必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輔政。則教之以國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詳。古今治亂安危。必求其故。如何爲安常處順。如何爲通變達權。如何以正官邪。如何以定國是。雖難事事預擬。亦必當有概于中也。于是乎教之以明解經書。發揮義理。以備進講。教之以訓迪播告之辭。簡重莊嚴之體。以備代言。教之以錯綜事理。審究異同。以備纂修。而應制之詩文。程士之文藝。在其後焉。面命而耳提之。曰省而月試之。養之既久。則拔其尤者留之翰林。既留之後。仍以舊業日加淬勵。閣臣時時督課。與之講論。試其所有之淺深。觀其行履之實否。比其久也。則又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此。庶乎相可得人。相業必有可觀者。翰林庶吉士未嘗不可也。今也止教詩文。更無一言及于君德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賀壽以爲文。栽花種柳以爲詩。羣天下英才爲此無謂之事。

而乃以爲養相材遠矣。

閣臣用翰林而他衙門官不與。既未經歷外事。事體固有不能周知者。而他衙門官無輔臣之望。亦復不爲輔臣之學。此所以得人爲難也。今宜于他衙門官。選其德行之純正。心術之光明。政事之練達。文學之優長者。在閣與翰林參用之。如吏部必用翰林一人者然。恆有其人。繼繼不絕。庶乎外事可得商搉。處得其當而無舛。而他衙門官有志者。亦肯習爲平章之業。就中又可以得人也。然此亦有先朝故事。如李文達薛文清者。皆自他衙門入。便以爲例。有何不可。雖然。必自當國者訪用惟公。鑒別惟明。乃可爲此事。不然。亦止濟其私。而劉宇曹元入之矣。

或曰。古云立賢無方。故太公用于磻溪。傅說舉于版築。蓋通天下而用之也。而子獨拘之于翰林之間。廷臣一二之內。不亦狹乎。曰。此別有論。今只就國制中爲之處耳。程子曰。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爲治。須于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人徒曰用賢才。而不知賢才必須培養于先。俟其成而用之。乃可以濟天下之務。若不待其成而用。未有不僨事者。此非才之不美也。苟爲不熟。不如蕎稗。雖種之美者。而亦不可食也。

國家用人。必循資次。固不可違。然處之有道。亦無不可。蓋用人不在用之之日。必須預爲之計。官之職事不同。人之才器不一。今于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之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諸相近之地。待次爲備。一旦有缺。卽有其人。庶乎不乏。不然。則天下雖有其才。而資不相及。遠不可致。安得輳用乎。此惟有爲國

之心者可與言之

今有百鎖焉。亦有百匙焉。各尋其匙而投之。無不利者。若以爲鎖固在此。匙固在此也。而概以投之。則鎖與匙俱壞。夫官各有所事。而人各有所長。以所長治所事。則人既得展其能。事亦可底其績。苟用違所長。未有不敗者矣。今天下非無才也。而事功不興者。鎖匙之用背也。然匙固在鎖固在也。

才德兼者。上也。有根本而才氣微者。次也。有才氣而根本微者。又其次也。然俱不可棄。以才氣勝者。用諸理繁治劇。以根本勝者。用諸敦雅鎮浮。若夫鈞衡宰制之任。必得才德兼備之人。而闕其一者。斷不可以爲也。

今人只用形迹。更不察實。故有務爲夙夜奔走之狀以爲勤者。然有益于事則鮮。務爲慷慨憂時之說以爲忠者。然有濟于事則鮮。夫無益于事。勤于何有。無濟于事。忠于何在。若在上者惟要諸有益于事者爲勤。有濟于事者爲忠。而形迹不得以爲溷。則務實者既可以奏功。無實者亦不敢增擾。

國家倣虞廷之制。文官三年考滿。三考始論陟黜。朝覲考察既有所汰。而在任又有死亡丁憂事故去者。則安得便有九年滿者補之。故後又有推陞之例。推陞之例行。于是九年考滿者鮮矣。然前朝官尚久任。三考尚有其人。又後久任之法不行。固有未及三年而陞者焉。又有陞未三年又陞再陞者焉。蓋四五陞未一考。而況三考乎。其九年考滿者。間見翰林史官衙經歷等。而餘不復聞。然亦止有陞而無黜。是考績黜幽之典廢。此考察所以不能無也。然法不能無弊。而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勝言。乃遂襲爲

故套。無復置議者。此士風日敗而治理所以不興也。自今言之。以六年之官而考于三二人。以六年之事而核于三二日。則豈能得其善惡之眞。所以毀譽肆出。飛語中傷。而行事者遂以爲據。大奸任其彌縫。小過取以塞責。十分曾無一二之實。此一弊也。六年之間。其考滿者。率加以美辭。又數陞遷。有至二三品者。而考察之時。乃又以原官指摘而黜謫之。夫使其不肖。固當處也。乃何故加以美辭。又數陞遷。既加美辭。數陞遷。乃何又以原官黜謫之。先後不一。自相矛盾。非所以示勸懲于天下。此又一弊也。每考察時。所去之人。前後不相上下。其數未足。則必取盈。其須已足。卽不復問。天下豈有六年之間。不肖者皆有定數。其爲苟且了事可知。此又一弊也。考察各衙門皆須有人。如此衙門已有人矣。遂不復動。曰、難爲他衙門也。如彼衙門無人。亦務以人實之。曰、奈何空此衙門也。夫考察本爲去不肖也。使不肖者多。不妨盡去。無不肖者。不妨不去。而所爲乃如此。徒使不肖者徼數多之幸。而賢者受輳數之考。此又一弊也。惟其如此。遂使考察之時。不肖者。造作言語。鼓弄風波。傾陷善人。以圖衙門有人。而可以免已。其善者、則畏縮而無以自藏。蓋非惟不能去不肖。而尤以長人不肖之計。傷賢者之心。此又一弊也。彼黜者既不許辯。科道糾劾不公之例又復不行。遂使權奸于此行忮害之毒。以爲此乃死局。禁錮終身者矣。乃以平日所憾所忌所異已者。推入其中。使抱沒齒之恨而不得再見天日。以此人視考察。如必不可脫之囹圄。如萬丈必不可出之陷穽。惟恐推其身于此。蓋曰平日之蹭蹬。貶黜猶可言也。一推身于此。則不可言也。而承奉權奸。無所不至。惟恐少忤其意。而施毒于此焉。是以朝廷殫惡之條。徒爲

權奸作威固黨之具。不惟臨事行其傾陷之計。而平日猶特此以爲嚇制之機。使朝臣垂首喪氣。無復志節。皆由于此。此又弊之大者也。嗟乎。其弊一至于此。乃國家亦何利而爲之。今宜以黜汰之事。令考功司河南道行于三六九年考滿之時。于理爲得。或曰。祖宗九年議黜。三六年不爲早乎。曰。九年者。既百無一人焉。而三六年又不議黜。將遂無黜陟之典乎。且考察有不一載而去之者矣。三六年議黜。豈不尙愈于不一載而去之者乎。且彼一人也。考功一司官考之。又總之于堂上。河南一道官考之。又總之于堂上。耳目既多。實自難掩。又非一日而了。乃得以從容體訪審覈。是以衆人而考一人。以數時而完一事。復者復。陞者陞。黜者黜。謫者謫。事自精確。必不至于虧人而是非大相遠也。蓋考察略而考滿詳。考察粗而考滿精。考察曖昧而考滿明白。考察匆劇而考滿從容。較而言之。自知矣。然又有未及三六九年考滿而改節恣肆者。則考察亦不可無。但不可定在六年。只偶一爲之。去其太甚者數人。示戒而已。其有被害虧枉者。許人指言。研審得情。仍爲昭雪。庶小人不得施其溷飛語。不得遂其讒。奸人不得終其毒。日日考焉。惡者不得徼六年之幸。人人自考焉。善者不至恐轅數之及。何不可行者。奈何必舍精而事粗。舍詳而事略。舍明白而事曖昧。舍從容審核而徒事于匆劇鹵莽者也。

本朝會典。凡官員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事考察。間一舉行。無常例然。在國初未有也。正統元年。始奏准兩京五品以下官員。從本衙門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本部驗實具奏定奪。景泰三年。奏准六部等衙門堂上官、考察各屬主事等官。才力不勝者。降典史。老疾者。冠帶致仕。天

順八年。奏准本部都察院。會同內閣。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職。並在外布按二司官。有不公者。許令科道指實劾奏。南京各衙門。照例考察。有不公者。令南京科道官劾奏。成化四年。令兩京文職堂上官。曾經科道糾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稱職者。各自陳致仕。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官。本部會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公同考察。年老無爲。貪浮酷暴者。革職。宏治元年。令兩京五品以下官。照例考察。其被黜之人。有造言生事。撫拾妄奏者。發遣爲民。十年。令兩京官照例考察。然皆十年一行。亦未有一定之題目。一定之處分也。至宏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至今爲然。然事例有八目四科。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罷軟。冠帶閑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降調外任。法可謂密矣。乃行事者不體朝廷之意。而皆襲爲含糊曖昧不明之說。曰貪而已。更不列其貪之狀。曰酷而已。更不列其酷之狀。曰不謹而已。更不列其不謹之狀。餘皆然。徒加之名。不指其實。不止罔者申飭。先朝有不公者科道指實劾奏之例。則庶乎私意中傷者。不敢公然肆其所爲。而其平日體訪。亦必務詳愼的確。不敢鹵莽塞責。以自取罪戾。斯不惟于懲汰不肖之中存愛惜人才之意。而公道昭彰。人知勸懲。治理其可興矣。

國初。外官除朝覲考察外。又令御史按察司巡撫及吏部差官會同考察。在洪武永樂洪熙年者各一宣德景泰年者各二。法各不一。乃後亦不復行。宏治六年。考察奏上。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議黜者。非有實跡。許復任。或以澄清。或以愛惜。意可想見。今只以朝覲考察付部院行之。無復朝廷裁處者矣。

朝覲考察天下官員。皆是藩臬及府道面說各屬賢否而去留之。予辛未典其事。見說事者多不審確。每不合者。必呼其人至前。數其罪狀而黜之。率皆承伏無辭。蓋予體訪既久。參伍又多。故頗有以得其實而明言之。而上司者多不知也。以此知人官于所屬賢否。亦甚浪然。因又以知前此司考察者。率含糊了事。只憑兩司說。罔所駁正。噫。此天下大事也。必須明言其罪。乃可以服其心。乃可以風示天下。使知廟堂自有明鑑。有司者既不敢肆其惡。而上司者亦不敢肆其欺。庶少得朝廷考察本意。顧可草草然哉。

考察投匭。其私更不可言。而投匿名文書。律有重禁。乃以科道官而可爲此乎。夫既不出名。則一人而數十投可也。而可遂以爲公論哉。此宜痛革。只當各具訪單。呈于都察院。會于都科。則害人者不得行其計矣。或曰。如招怨何。曰。爲朝廷官。幹朝廷事。得恤怨乎。已務避怨。可使天下無公道乎。

考察者不許辯。是矣。而行私害人者亦當處。被害者亦當爲之昭雪。被劾者不許辯。是矣。而行私誣人者亦當處。被誣者亦當爲之昭雪。如此。方是大公之道。皇極之言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王道也。

吏部每兩月一次推陞天下府同知以下官員。其事重大。故事文選一主事管揭。無以壓服其心。即當其罪者。亦無以壓服其心。何者。未有以明之也。然此有二弊焉。訪之不的。知之不眞。若明指其實。則不符者多矣。此其一也。內閣部院之臣。于內有所私意中傷。若明指其實。則必將以無作有。以輕作重。私害

昭然在人矣。此又其一也。夫是以止加空名而不指實事。使天下徒有駭疑而不得其故。言官縱欲指摘而不得其端。遂苟且了事之圖。泯權奸傾陷之跡。便已以殘人。假公以威衆。莫甚于此也。而朝廷法度可如是舉行。天下人才可如是摧折乎。今誠宜于考察時。令部院官務覈名實。某也貪。必列其貪之事。某也酷。必列其酷之事。某也不謹。必列其不謹之事。餘皆然。明言直指。與天下共罪之耳。又官單者。一官一單。書其年貫出身。歷履資俸。保薦有無。考語美惡。無所不備者也。揭者。查其資俸考語之當陞者。揭出以授郎中。郎中呈之冢宰而定其陞遷者也。然獨一主事管之。使主事而不公也。可遂任之乎。予甚不然之。且員外同司。侍郎同部。奏皆列名。而事則不許其知。何居。然此豈故爲是密哉。其中固甚有敝。貪者通貨賂。私者酬親故。奉承者供權貴。故惟冢宰與郎中自爲。若公于人。固有所不便也。予更甚不然之。乃遂改其事。每當推陞時。令該司以天下官單俱送後堂。二侍郎與闔司官吏公同查對揭。其當陞者。付郎中以呈予。而定陞遷。蓋光天化日之下。十目十手所共指視。非惟人不得私。即予欲有所私。亦不能也。初司官以不便故。甚難之。予欲參究。乃不敢言。而二侍郎亦力辭。恐致司官之怨。予讓之曰。非其職而強爲者。謂之攬權。攬權固不可。如其職屬之爲而不爲者。謂之推委。推委獨可乎。且公大臣。受祿厚。豈以無所事事爲稱職耶。侍郎即不得已從之。予以爲天下至公。聖人復起。必不易此矣。乃予歸而尚書□□者。首變其事仍舊。夫自私而變之爲公也。有何不可。乃自公而變之仍爲私也。意欲何爲乎。而又嗾言官劾侍郎魏學會攬權看單。夫以吏部侍郎公同看吏部推陞之單爲攬權。則必

欲其尸位爲可哉。此事實予所爲。魏又予強而後可者。而乃以受詆。是予之累之也。君子不以己累人。故特爲白其事。且當是時。魏以正言忤當路意。犯其深忌。甚恨□□附當路。故嗾言官劾之。曰看單者。借之爲辭耳。借之爲辭。而乃以天下至公之事爲罪。亦可笑也。

李吉甫爲相。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夫垍非銓衡之官。評隲人才者。乃一問之間。卽疏得三十餘人。又皆副用。果何以能此哉。固云精鑒。亦素留意人才故也。今雖銓衡之官。日評隲人才。乃一問之間。能疏得三十餘人否。卽疏之。能皆可用否。

官不久任。必無善政。事超遷之法不行。小轉之法不革。欲久任不可得也。

守令親民之官。最爲緊要。使天下守令得人。太平卽此而在。國初猶重此官。進士往往爲丞簿。正官之重可知也。乃今州縣正官皆以初任者爲之。彼其民事既非素諳。而守身之節。愛民之仁。處事之略。漫無考證。乃卽授以民社。待其敗事然後去之。而民已受其毒矣。後之來者。亦復如斯。是不以官治民而以民試官也。是所謂美錦而使學者製之也。且俗重甲科。其非出諸甲科者。禮待既輕。前路又狹。既多隳沮。而所謂甲科者。又多輕薄。視民如草菅。任情殘虐。其間有稱善宦者。亦民事未諳。不過飾虛文以媚上。爲急政以狥名。勉習時套以規進取。而實政之及民鮮矣。然又有少不更事取敗者。及既知之。則已

爲世所棄．悔不可追矣．此不止民不得被愷悌之澤．而養之不俟其成．用之不盡其才．鹵莽而使之．鹵莽而去之．人才亦可惜也．

本語卷六

予攝刑部時。審錄重囚。蓋詳閱文卷者月餘。乃集刑官於朝房。件件面究者又十餘日。又奏請朝審分爲二日。以盡其詳。審時各令盡言面察其情。頗爲盡心。是時重囚凡四百七十起。乃審出冤獄一百三十九人。其餘尙有情冤而證佐未甚的者。不敢釋也。因知司刑者亦甚草草。至今每一念及。猶甚哀矜焉。祖宗之法。宮闈不預朝政。戚畹不干國典。臣下不得受結朋黨。紊亂朝政。不得交結近侍官員。扶同奏啓。不得上言大臣德政。意深矣哉。

或問赦曰。赦甚害事。有國者亦明刑而已矣。何赦爲。何言之。曰。刑不清而恃赦。則平日之戕良也多。刑清而徒以赦。則今之縱惡也大。每見赦後。亡命之無賴在配所者皆還。舊惡不悛。一時里閭甚受其害。是放虎狼蛇蝎爲仁。而不計其所傷之衆也。曰。國有大慶。獨加寬恤。不可乎。曰。大慶當與君子共之。而何縱小人爲也。曰。易曰。赦過宥罪。書曰。眚災肆赦。不然乎。曰。過者無心之誤。眚卽過也。災謂出于不辜者也。故赦之。乃書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夫苟過雖大必宥。苟故雖小必刑。固非不問過與故而成赦除也。且赦過者無日不然。亦非數載而偶一行也。是故赦過者雖無日不然。而猶恐其少。赦故者雖數載一行。而猶病其多。

閣臣擬旨。每云著法司從重擬罪。此言大謬。夫二罪俱發。則從重論。謂其有輕有重。故獨從其重者也。今

一罪只有一律。雖凌遲處死者。亦只本律。非一罪二律。有輕者有重者。而可以如此如彼也。則何以從重乎。曰從重。是不用律矣。

問。何謂失機。曰。機者。勝敗存亡之機。失機者。失其機括而至于敗亡也。律不可明言敗亡。故曰失機。猶之指斥乘輿。謀危社稷。乘輿、謂天子也。不敢言天子。故言乘輿也。社稷、謂國家也。不敢言國家。故言社稷也。由此言之。則機可知矣。今戰失三五軍士。卽謂失機。夫戰固有委而棄之者矣。機固在三五軍士耶。

聖人制刑。所以訐奸禁亂。安天下之民也。固不可流于苛刻。亦不可流于放縱。乃今司刑者。鹵莽草略。既不盡心。卻又每以出人罪爲長者。雖盜賊皆曲意放之。以爲陰隲。若然。是謂明刑者爲不仁也。縱惡長奸。殘害良善。敗壞國事。莫大于此。

人臣修怨者。負國。若于所怨者避嫌而不去。或曲意周之。亦負國。何者。人臣當以至公爲心。如其賢。不去可也。用之可也。如其不賢。而徒務遠己之嫌。沽己之譽。而以不肖之人。貽害國家。豈非不忠之甚乎。然人每只以能用讐者爲賢。可見道術之不明也。或曰。世固有假爲國之公而實以行其報怨之私者焉。彼不愈于此乎。曰。是又奚足言哉。大抵人臣不可有私。有一分私心。便于臣道有一分虧欠。不論用讐去讐。只有作意處。便是私。便負國也。

人臣苟有爲國之心。便自有推賢讓能之意。如人于有才者則不能容。嫌其勝己也。超進者則不能容。嫌其先己也。剛直者則不能容。嫌其性氣難相處也。遂皆任情排去。而國事無人幹濟。略不之顧。雖至喪

人之國家。所甘心焉。皆是一箇己私。無爲國之心故也。若有爲國之心。必且讓他替朝廷幹事。那勝己先己。有甚大事。那自家難相處。有甚大事。故爲國之人。苟便于國。卽不便于己。亦所必爲。不爲國之人。卽十分便于國。但有一毫不便于己者。亦所不肯。

創業之君。立法垂統。如造屋然。賴我祖宗造得屋子堅牢。至今天下廕庇其下。先輩還有人看守。後來非惟不肯看守。卻被人日日拆損。至今拆損益甚。不復可再拆損矣。然原來間架尙在。苟有肯修葺者。依舊牢固。卻只還去拆損。誰曾換得一塊磚。添得一片瓦。祖宗萬年良法。殊可惜也。

史云。李林甫欲閉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邽令。自是諫諍路絕。史又云。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嘗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勢位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嘻。其亦奸之魁歟。

用人者不取其大。每以一眚棄之。故慷慨任事之臣鮮。而國事不支。不論其大。而徒以無過用之。故委托持祿之臣多。而國事日廢。昔子思薦苟變于衞侯。衞侯曰。吾知其可將。然曾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以二卵而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于鄰國也。梁主用段凝監大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易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待其有過。社稷已危矣。用人者宜思此。

用人不論其才。只取無過。然非無過也。未用耳。苟用之而其過出矣。猶不如前者多也。其人雖不可用。然未有代者。不可輒去。恐後更不如。愈不好矣。然必須豫求其人。得其人則卽去之可也。教之廢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國制宗伯司教。然乃祗員儀文。化民成俗之道。全未之講。成均造士。令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監規在焉。督學勅云。學者讀書。貴乎知而能行。今皆不復省覽。至于臥碑。則士之經目者鮮矣。科目以文藝取士。士只文藝是競。父師兄友之所督免。惟此而已。而性命之□。禮樂之實。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澤民之術。漫然其不知也。遂使天下之人。惟務得官以爲耀。積橐以自肥。始乎利。終乎利。寡廉鮮恥。患得患失。甘爲鄙夫而不自知。則以素無教故也。于是國家欲求一知道理之人尙亦難得。況有道德者乎。然則治道何人興舉。綱常何人肩任。識者所爲深慨也。

偶過一學究。見其壁上有宋眞宗勸學文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有女顏如玉。予取筆書其後云。誠如此訓。則其所養成者。固皆淫佚驕侈殘民蠹國之人。使在位皆若人。喪無日矣。而乃以爲帝王之勸學。悲夫。

欲興治道。必振紀綱。欲振紀綱。必明賞罰。欲明賞罰。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決壅蔽。欲決壅蔽。必懲欺罔。欲懲欺罔。必通言路。言官之言。雖未必可盡聽。然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必使敢言。然後宄竊之輩不敢爲奸。縱有不可聽者。必須容之。勿遽震之威。震之威。則人皆結舌。以言爲戒。倘有王莽曹操之竊國。李林甫秦檜之弄權。無人發覺。人主何由得知之哉。

趙高欲奪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蓋自古奸臣欲竊國柄者。必塞言路而後可便其所爲。人君若能知言路之利于國家而塞言路之利于奸。則自無難于聽言矣。

臣患君之不聽言。而臣之言未必可聽。君患臣無可聽之言。而可聽之言君未必能聽。夫言善而行。國事乃成。言不善而行。國事乃傾。臣可以必聽爲得乎。不善言是用。其國乃殃。善言是用。其國乃昌。君可以不聽爲得乎。

唐憲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誡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如何。絳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塞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夜思惟。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恐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憲宗善其言而止。斯意也。不可不令人主知之。

今人不爲聖賢之學。則以爲安常。爲聖賢之學者。則以爲好名也。夫聖人之書。人皆讀之矣。止許讀其書。乃不許講明而身體之歟。今人不講大臣之業。則以爲守分。講大臣之業。則以爲好進者也。夫孔子匹夫而談帝王之事。豈亦好進歟。此風既久。遂使聖賢之學不明于時。大臣之業不見于世。爲學爲政。苟然而已。尙何望孔孟而伊周歟。或曰。講學者。卻又立門戶。結黨與。罔利文奸。壞國家事。談大臣事業者。卻又剿說以躐進。故人惡之爾。曰。誠然。夫沙中有金。欲得金也。而盡收其沙可乎。欲去沙也。而並棄

金可乎。惟當國事者。求之以誠。鑒別能精。收其眞。去其贋。斯得人爲用。而又不爲所溷矣。若遂以魚目爲明珠。則又爲禍大也。

人只看得箇功名重。則遂甘心爲盜賊。爲禽獸。皆所不顧。哀哉。

今之士風。可謂極敝。從宦者全不知有君臣之義。徒以善彌縫。善推委。移法以狥人者爲賢。而視君上如弁髦。苟可欺蔽。無弗爲也。亦不知進退之節。是徒以善援附。善躐取。善賣法以持祿者爲能。而棄名節如土梗。由他笑罵。所甘心也。有人言及君臣之義。進退之節者。則駭異而非笑之。噫。主本既亡。廉恥又喪。則宜其爲公室之豺狼。私門之鷹犬也已。

今人做官。只于躐取崇高。權勢烜赫者則羨之。更不問其得之正與不正。其正色直言。謫貶蹭蹬者。則輕之。更不問其守之正與不正。理既不明。氣亦不振。一片軟熟成風。低頭閉目。奔趨巧媚。以爲善宦。這等模樣。爲禍不小。脫有權奸。誰其摘發。脫有跋扈。誰其批抗。噫。亦可畏也已。

袁晉公得遇憲宗。建立功勳。身係安危者二十餘年。何其偉也。後文宗時復出。迄無所爲。人乃嘆其不遇。向非有先立之功在人耳目以爲證據。而徒出于敬文之時。則度亦常人而已矣。

人臣要以尊主庇民爲心。苟有是心。惟其所爲。必皆有益于國。不然。則所爲者莫非粉飾之具。即奔走不息以爲賢勞。求諸其實。皆無有也。

世之言治者。必曰三代。然夏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四十五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合爲一千九百

四十四年。其間稱盛君。可爲法者。禹湯文武而已。守成之君。則啓甲太戊武丁成康而已。共止二百餘年。餘皆不足觀矣。夏啓之後。篡弒累代。周至小雅。陵遲已甚。然則欲法三代者。固自有在也。

三代而後。如漢文帝者。可謂守成令主。唐宋皆無之。我孝皇則可與伯仲伊川先生云。漢高安能及我宋祖。此言卻過。自今言之。宋祖何敢望漢高者。而乃顚倒如是。固是本朝開國之君。然只稱其美諱其過而已。豈得抑揚不倫之至是乎。孔子周人。何嘗獨稱武王勝似禹湯之君。史稱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此不止林甫爲然。自古奸人亂國者。大較若此。

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君于犯言極諫之臣。不可遽以怒心待之。須少寧耐回轉。以觀其意之所在。一回轉間。景象就別。始覺可怒。而終覺其可嘉者有矣。此等工夫。人主不可不用。每有言至。即動此機。比其熟口于聽言。何有。且此工夫在平時用更好。蓋未有言至而先思其理當如此。則平心和氣之時見理更眞。既能前定。則對景時自不覺其忤矣。

要得天下治。只在用人。用人只在用三箇人。一箇首相。一箇冢宰。一箇臺長。首相得人。則能平章天下事務。件件停當。冢宰得人。則能進賢退不肖。百官莫不稱職。臺長得人。則能振揚風紀。有不法者。率衆臺官糾治之。而政體自清。如此。則元氣也充。神氣也振。天下何愁不治。若其他用人行政。都在三人項下

固舉之矣。然這三人中尤以首相爲要。

媚嫉之人。不止害賢害國。而亦往往自害其身。如元順帝時。江淮盜起。張九四據高郵。韓山童男據臨濠。徐貞一倪蠻子陳友諒亂漢沔。天下岌岌乎矣。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萬出征。聲勢赫然。至高郵。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天下方有可望之勢。而丞相哈麻已忌其功。讒于元主云。天下怨脫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元主納其讒。遂詔散其兵而竄之。師遂大潰。皆爲盜有。天下遂不可爲。哈麻猶慮脫脫再入相。矯詔酖殺之。後一年。東南州郡多陷。其言不驗。乃受杖死。夫當時何時也。使脫脫之功成。則國可安。國安則己身亦有所托。而富貴可保。乃口以忌功爲念。讒脫脫而又殺之。不知脫脫死而國不可支。國不可支。則吾身將何所托。況國且未亡而身已受戮乎。害人而身亦不免。彼媚者誠不知其何如爲心也。予故曰。天下亂無全國。國亂無全家。家亂無全身。噫。可以鑒矣。

周禮荒政十二。其十一皆寬恤而終之以除盜賊。王浚川云。利之而後除之。若曰可以生矣。不悛而後殺之也。然乎曰不然也。年穀順成。即有狗鼠之盜。無能爲亂。凶年饑歲。民方窮苦無聊。彼奸俠不逞之徒。乘機竊發。召呼之間。流離餓殍易于相從。亂之所由起也。故良民之寬恤者不一而足。而于盜賊獨加嚴焉。曰除者。加之意之辭也。不止祛害安民。亦所以弭釁端。保國家也。若謂利之而後除之。則何時不然者。而獨于荒年云爾乎。世有等迂腐有司。不識事體。務爲煦煦之政。荒年賊民搶掠。則曰。彼飢也。搶亦無妨。嗟乎。是縱之爲亂也。搶掠者邦有常刑。固未曰荒年姑不行也。而安得即以弛耶。聖人之所致

嚴者。而俗吏以行其寬。徒使孱良無主。而地方日以多故。其猶可撲滅者。幸耳。

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此非大臣之言也。大臣以體國爲心。以濟國事爲忠。苟濟于國。夷簡不曾說來何害。苟無濟于國。夷簡說來何爲。今不務事之必成。而徒爲形迹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爲立形迹以圖免己之咎。是大臣體國之心、濟事之忠乎。

人有比德。則朝無公論。彼其各結腹心。各引羽翼。則各言所言。蒼黃反覆。公論何從出。

問。胡致堂云。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然亦有可法者五。而卒不免于誅死。何也。利于公。必不利于私。不利則怨生。怨生則禍起。故史稱衆顑姎之。是必有說。以故善爲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不言利。利對害而言。背于義也。然歟曰。非也。此正所謂徒以不言利爲高而使人不可爲國者也。夫晏也。使其蠶貨自豐。是言利也。然而所領者度支之官。理財固其職也。且死之日。藉錄其家。惟雜書二乘。米麥數斛而已。而天下皆嘆其廉。非徒利也。使其爲度支也。預損下以媚上。如桑宏羊輩之爲。是言利也。乃史稱其理財以養民爲先。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儥而復振。晏有勞焉。是幹國之臣也。利于公亦利于私。國稱其能而民亦戴其惠者也。非若桑宏羊輩之爲者。則何爲言利也。夫以理財之官爲言利。是理財之官不當設也。居理財之官而能舉其職者爲言利。是居理財之官者不當舉其職也。而可乎。晏功名日盛。而眷遇甚隆。故媚嫉之人如常袞輩者乃忌之。非以聚財而爲民所怨也。至其誅死也。則因昔嘗奉詔勘鞫元載罪。伏誅。

其黨楊炎坐貶。後炎專政。啣私恨。爲載報讎。遂誣搆以死。而天下冤之。使晏不勘載事。雖理財。固不死也。勘載事。雖不爲理財。固亦死也。是非以理財死也明矣。胡乃不察事實。不爲晏惜。不咎德宗之不明。不著楊炎之極惡。而徒以晏曾理財而死。遂謂是言利背義之爲害。如天道報惡者然。亦謬矣。將使司國計者。不以足國爲務。而徒以不言利爲高。則國家何利焉。嗟乎。兵以平亂。乃不論丈人之師。弟子之師。而世俗之論徒曰。皐陶之無嗣。謂其主刑也。而遂有縱盜賊以爲陰騭者。是使天下無刑也。不特此耳。龍逢比干、亦皆誅死。豈亦言利背義之爲害耶。固知胡氏之說不當事情。不可以爲訓也。

古云。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理欵曰。口談耳。招之不來可也。麾之如何不去。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漕糧不至。則京師坐困。然漕河甚可慮。年年淤塞。年年修築。爲功促迫。勞費既多。又不的當。而挽運又阻。此其一也。且一衣帶之水。築之甚難。決之甚易。通之甚難。塞之甚易。意外之防。尤不可忽。此又其一也。予昔當國時。念此至深。乃計通海運。非元之海洋中運也。乃邊海一道商販私往來者。自淮直達京師。一風之便。數日可至。既不患于遲延。而較諸漕河挽運。且省無窮之力。況海運既通。則漕河自可安心修築。不至迫促而罔功奏功之後。二路並運。脫有一路之阻。亦自有一路之通。京師可以坐俟無憂。且國計既不專恃漕河。則意外之防可弭。所以代謀者卽此。而在此萬年之計也。先是。予議開膠河。蓋前人曾爲而未成者。開此。則自淮入海。直達天津。甚近。乃差科臣往勘。有司者肯謂

難成。然恐怫予意。不敢言。予審知之。卽貽書科官曰。吾所爲開海運者。爲國也。獨奈何以難成之事病國乎。既不便。卽已之。予固無成心也。然糧運可慮。其語諸有司。當更思所以爲計者。于是梁巡撫夢龍。王布政宗沐。皆以揭帖報予曰。海邊一道。乃商販私通往來者。自淮抵京更捷。且邊海不險。又不費修築。甚便可行。予聞甚喜。卽令奏上。予力主持行之。二君區畫周詳。措處停妥。造船堅好。諸事完備。海運遂通。刻日而至。人皆快之。會予去位。當事者務反吾所爲。隨議罷所造海舟棄之。所用沿海諸備皆廢。可惜也。然此計終難寢。當必有爲國忠謀者。姑書記之。

議罷海運者。謂偶有六七艘之漂溺也。然昔漕河泛漲衝決時。曾以百萬石委之泥沙。詎翅六七艘哉。聞之山東邊海人云。海行須有節次。惟海人知之。經略者亦曾設有海人。乃運官專其利不用。故溺。今海運不行。海人猶商販往來無患。獨無糧船耳。予聞而三嘆。夫不求弊之所在。而徒因噎廢食。縱他日必有行時。然又勞費一番矣。

三事遡眞

李豫亨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三事溯眞題辭

飲食衣服居室。人生所資以養。雖爲情欲之感。亦性之生理不可一日無也。但用之有善不善。而賢不肖由茲分矣。夫飽煖安居之外。皆可已也。不得已而用者。率其素履。用之善者也。可已而不已者。侈爲美觀。用之不善者也。夫可已而不已者。於身有何加損。特因門面放不下以至此耳。何謂門面。昔富矣而今貧。不能忘昔之富。而甘今之貧。人富矣而己貧。不無艷人之富。而恥己之貧。名位亞矣。務僭飾以求同。門第耦矣。務強力以求勝。縕袍則恥於狐貉。豆羹則媿於膏粱。草萋則病於華屋。凡若此者。皆門面之說也。苟知乎此。不爲所動。種種陪奉。可一笑而破。又何飽煖安居之足計耶。而顧營營朝夕。無頃刻停。其用心亦錯甚矣。昔舜嘗耕稼陶漁。雖至聖未嘗廢治生也。意當時安其飣糗茹草之素。居然山農田父也。豈恥其不若人而毫有所加哉。其理甚易。而近世之人。乃更舍其易而求其難。騖其遠而不顧其近。獨何歟。究其病根。則原於分別心太重。不能以平等視之。眩於識而不自知也。良知者性之靈。渾然平等。本無揀擇。無憎愛。識則自生分別。非其生理之本然也。譬之明鏡之照物。明體渾然。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眞。以照爲明。奚啻千里。知與識毫釐之辨也。此師門之宗說。今爲中條李子誦之。君久有志於學。嘗以三事溯眞冊示予。予得展而翫之。亹亹千餘言。於治生之道。多所發明。其所引證。與物同求而不同貪。同得而不同積。性一變而爲情。情再變而爲欲。至人窒欲以馭情。反情以歸性。皆卓然有見之言。蓋私淑良知之學而有

自得者也。予嘗登君之堂。木榻竹几。圖書數秩。出山殽野蔌。宴坐終日。衣冠楚楚。靡陋靡華。拂塵玄談。抵夜分無倦色。此於宗旨似有定見。踐諸身而喻諸人。匪空言也。此外更有向上一機。終日吃飯。未曾咬着一粒。終日穿衣。未嘗掛着一縷。終日安居。未曾戴着一瓦一椽。致虛而不滅照。應用而不起想。此世出世法。變識爲知之玄樞也。豈惟有補於治生。千聖學脈。亦從此可窺其奧矣。

萬曆庚辰秋孟之朔八十三翁龍溪王畿書于復陽堂中。

三事溯眞

明　雲間　李豫亨元薦　著
陳繼儒仲醇　訂

有生所必資者有三事。寒欲衣。饑欲食。蔽風雨欲居。此通古今無貴賤一也。上古崇質任朴。民生易足。及其後古意寖亡。情動於欲。而泰侈生焉。於是始舍其本來之眞。而務狥其外。得則驕。不得則爭。驕則僭。僭則無上。爭則亂。亂則無下。蓋緣此三事而喪失其眞者。天下皆是也。余安能以空言障其狂瀾哉。因爲原本所由始。及古今英茂之士。其成行可爲世則者。不揆輒爲拈出綴於篇。名曰三事溯眞。以與天下之還眞君子共之。

原初章第一

上古法制未備。厥民蚩蚩。有巢氏教之茹毛取皮。以蔽前後。自是而衣作。燧人氏教之鑽木取火。以之熟食。自是而食作。有巢氏教之構木爲巢。以避禽獸之害。自是而居作。後世始有衣裳之制。粒食之利。宮室之華。其視邃古亦過文矣。今何時也。而更文繡之。芻豢之。雕鏤之耶。

古者采椽茅茨。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後世始井幹增梁。文檻修堊。憂辟土飾矣。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後世始綾繡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常人而被后飾矣。古者汙尊坏飲。器用卽竹柳陶

瓠。燔黍食稗。以相饗而已。後世始銀口黃耳。金罍玉鍾。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矣。夫如是民安得不貧。生安得不困哉。是以君子揆厥本始。毋蹈時好。自然財衍而力有餘。

古者王政五十然後食肉。則未五十者皆蔬食也。七十然後衣帛。則未七十者皆布衣也。室西南隅爲奧。室西北隅爲竈。前爲堂。後爲寢。則庶人居皆兩楹也。居今之世。其能五十肉食乎。其能七十帛衣乎。其能庶人居皆兩楹乎。噫此財力所以日踣也。誠酌古制。不使過享。則庶幾哉。汙尊坏飲古也。食前方丈。非食之初矣。衣其羽皮古也。輕暖足體。非衣之初矣。穴居野處古也。榱題數尺。非居之初矣。古之時也若彼。今之時也若此。凡作事必思事先。愼毋任欲而恣靡麗之流哉。

稽實章第二

自醇古以至今日。自今日以至終古。其居處衣服飲食同。自帝王以至衆庶。自聖賢以至凡民。其居處衣服飲食同。自嬰孩以至少壯。自少壯以至老死。其居處衣服飲食同。所以致斯者。萬有不同焉。億有不同焉。極於無算有不同焉。善惡賢愚。貴賤貧富。自此分矣。聖人則握其機要。歸於易簡。卑之惡之菲之。具足而止。

人身之生。淨躶躶赤洒洒。一絲一縷。皆裝綴也。一顆一粒。皆補塞也。一椽一瓦。皆龐贅也。而執之爲己有。固之爲己私。則過矣。夫有生營營朝夕。自謂取之無盡。至於懸崖踏空之際。所營剩物。皆付烏有。然後悟昔年所成。全匪實相。

衣有青黃朱碧粗精厚薄。其蓋形一也。食有醎辛甘苦腥羶淡素。其充腸一也。居有崇卑廣狹巧拙新故。其蔽風雨一也。不惟其形之蓋。而擇異色異質焉。不惟其腸之充。而求殊味殊品焉。不惟其蔽風雨。而較美輪美奐焉。何所益於我乎。君子苟取其益於我。不必其勝於人。則衣制食具居完而不勞矣。寒弗禦也。故衣非寒弗衣矣。饑弗充也。故食非饑弗食矣。風雨弗避也。故居非風雨弗居矣。鳥有羽。獸有毛。何衣衣之。求爲蔽體也。而文綺是求。以悅人目焉。不已侈乎。蟬飲露。蜩噪風。何食食之。利爲適口也。而甘旨是需。以悅吾口焉。不已過乎。鳥林棲。獸野宿。何居居之。求爲容息也。而雕鏤是飾。以快人觀焉。不已傷乎。是故君子職其事。則原其本。受其養。則思其初。豈徒以狗時尚。悅俗目爲也。

充腸之外皆冗食。適體之外皆剩衣。燕息之外皆閒居。世人務悅口文身隆棟何爲哉。夫悅口一己也。雕盤綺食。會衆賓無算矣。文身一人也。葩羅奇綺。飾觀美無算矣。隆棟一居也。苑圃供燕樂。堅久貽子孫無算矣。以其無算約之身。以其過享還之朴。則天下不騰僞。

上衣下裳。實也。彰施五彩。則文矣。朝饔夕飧。實也。撞鐘列鼎。則文矣。上棟下宇。實也。畫棟雕梁。則文矣。君子寧實其文。毋寧文其實。實者文之所由生也。過文則奢。奢則僭。文者實之所由傷也。務實則儉。儉則不偪。奢而僭。惡孰大焉。儉而不偪。美孰大焉。故君子之行也。辨之。

室以安身也。而朱綠玄黃以繪飾之。則捨原而狗視矣。食以適口也。而藻繪華鮮以陳設之。則捨實而鶩觀矣。衣以蔽體也。而錦綺美麗以眩燿之。則捨眞而奪目矣。夫初之制爲身也。而終之至於悅觀焉。又廣

之以悅人之觀焉。又極之以示威。以逞華。以悅四海之觀焉。不已失其初乎。聖人則務朴而遠奢。人生日費。多者萬錢。少者亦不下十百。雖奢儉不同。究其有當於吾身者十不一有。何則。爭名競利。總是虛花飾聽美觀。皆非實際。虛費煩而實用罕也。若能節以制度。刪煩從實。非因三事。不妄求全。則貧者未必貧。而富者亦徒富矣。

崇養章第三

道者不可一日離。三事者亦不可一日離。朝而饔。夕而飧。一日不再食則饑矣。夏而葛。冬而裘。終歲不製衣則寒矣。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木處土處。則顛且病矣。雖九流異致。三教殊陳。寧復有能外此三事乎。許衡有云。學者以治生爲急。治生者。治三事也。三事不備。生何賴焉。高者闊視而不之務。卑者沉溺而不知返。悲夫。皆失其中。而道日遠爾。

饑無食。渴無飲。則耳目乏用。而毀生矣。夏無葛。冬無裘。則發渴裂肌。而傷生矣。木處土處。則不免病與顛。而生捐矣。是三者外也。而重妨乎內。人苟不失其養。愼外固內。以無刓其天。則三事所係莫重焉。故曰。豈直爲尺寸之膚也。

大體小體。孟氏論著彰彰。辨矣。然匪岐爲二事也。養大體奚越養小體之中。能養小體無失其大體。所謂以人欲作天理者也。是之謂大人。專事小體。因棄其大體。所謂汨天理窮人欲者也。故謂之小人。其辨特幾希間耳。議者欲舍口體求心志曰。吾從大體焉。豈孟氏旨哉。

許行癖學也衣褐捆屨織席以食。受一廛爲氓。不能外三事也。仲子廉士也。身織屨。妻辟纊以易粟。居於陵。不能外三事也。許行與仲子。豈不欲高世絕俗哉。而卒不能去者。爲有生之所必資也。而處之無術。烏足謂之知道。

三事匪惟自養。蓋亦因之而養人。有勸率之道焉。解衣推食。致韓信之不忍。倍供帳飲食如王者。能使九江王布之大喜過望。然則三事之權。可徵信已。出大賚粟。撤小殿材。留敝袴待有功。皆明主所務也。可無念諸。

飽食暖衣逸居。三事備矣。而不之教。則近禽獸。蓋緣禽獸知私己。而不知公物。吾人率教。則知養父母給公上。蓄妻子睦朋友。不自私其衣食居。以與人共。其異禽獸遠矣。故曰。明倫之道。不自私爲先。

合道章第四

友人數從余聞三事指緒。語人曰。三寶哉。弗可弗務也。余聞之曰。嗟嗟此不善傳余眞者也。是三累也。奚其務。夫人所以入道多艱者。受此三事之累也。使菽粟如水火。叩門無弗與矣。何爲貪。大裘萬丈。廣廈萬間。無盡藏矣。何爲求。今稍爲提醒。共期遣此三累耳。累遣心澄。是入道之門也。吾將逍遙遊於德義之圃。且共三事相爲忘矣。豈若賈人較刀錐作生計哉。胡可以爲寶也。

人賴三事以生。所以累作聖者。以此三事也。果無此累。則舉世皆聖。亦易然爾。老子曰。人之所以有大患者。以有此身。能不離于患。而不牽于患者。斯可以語成人矣。

夫欲學道者。治生則往來轇轕。而無暇行解。不治生則衣食奔走。朝不謀夕。於道不已妨乎。曰。不然。治生固所以資道也。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無憂。不積無失。其於道也幾乎。迹每同人。心常異俗。

蔬食菜羹薄矣。其視黎藿不充者何若。葛巾布袍微矣。不視鶉衣百結者何若。茅茨土堦陋矣。其視環堵不蔽風雨者何若。故雖至薄。猶可勝于人也。受其養則思顧其德曰。吾德之涼。恐不足勝養也。而遑以貧窶怨尤哉。故饑渴僅充。猶思務德爲急。

三事欲也。所以處此三事道也。今之君子舍道則從欲。舍欲則從道。不知舍道無欲。舍欲無道。道卽欲。欲卽道。狥欲則失道。狥道則得欲。故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此狥道得欲之旨也。

士恥惡衣惡食。與士而懷居。聖人皆不與其爲士。夫士之所以異凡民。在于志道。役志于衣食。役志于安居。是逐外忘本也。而惡乎士。道者能處其食其衣其居。而不失其理之謂。

酌宜章第五

人生幹當三事。足了此生乎。曰。否也。人生棄捐三事。足超此生乎。曰。否也。不幹當不棄捐。足任此生乎。曰。否也。然則何如則是。曰。明明求財利。惟恐不及。則溺溺斯沉。食壤飲泉。辟兄離母。則離離斯廢。悠悠時日。荒棄職事。而聽其自至。則怠怠斯罔功。君子及時愼修德業。憂勤惻惕。則旣無忝所生。而又不虛所養。

鴟冥鵬擧。不以三事爲念者固非。蜂合蟻引。獨以三事爲念者亦非。何以故。無食無衣。何以卒歲。賢如韓

退之。猶嘆一飽之無時。三事可不念乎。鄙塢金谷。寔兆釁端。才如石季倫。猶貫墜樓之禍。三事可獨念乎。然則何如。曰時開其原。而勿過於貪。頻引其流。而弗使之積。則游世如庖丁之游刃。而弭患矣。

人之養生。猶溉苗然。乾則苗槁。澇則禾朽。故自養必先治生。治生則衣制食備。各有寧宇。無非分之求矣。必須知足。知足則布衣蔬食。僅蔽風雨。無一朝之患矣。不能治生。而怠荒是耽。不知止足。而華美是眩。貧者不資身。救死不贍。富者不成名。流蕩日奢。其爲生累多矣。況於道哉。故曰。豐約得中謂德。取舍合宜謂義。

聖門衣敝縕袍。亦有肥馬輕裘。不與物共矣。發憤忘食。亦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矣。居無求安。亦有高堂數仞。榱題數尺。爲得志矣。其人之知愚賢不肖相去何如也。由斯以觀。則三事不可廢。亦不可踰。廢則忘軀。踰則任欲。忘軀毀生。任慾滅天。是故聖人畏之也。

西山之饑。與銅山之饑一也。而有不同者。清濁岐之也。縕袍之凍。與綈袍之凍一也。而有不同者。義利限之也。魯男子之不納。與秦舍人之不納一也。而有不同者。仁不仁隔之也。夫君子之于清濁。於義利。于仁不仁。其晰幾至眇眇矣。烏可弗察也。

勵功章第六

天子受三事于天。臣受于君。民受于臣。交相養也。天子慢天虐民棄臣則失養。況臣民乎。是以民之承臣也。力耕供賦。而無怠事。臣之承君也。精白協恭。而無廢事。君之承天也。法乾不息。而無隳事。

有功而奠食。非素餐矣。有功而授衣。非災服矣。有功而安居。非虛拘矣。是三事皆由功而致也。曷可少乎哉。故古人謂之通功。謂之程功。今人食人食。衣人衣。居人居。蓋盡天下也。而能量其功。足以不媿其所受者。幾何哉。

服其服則思擔其患。食其食則思終其事。居其居則思隆其報。仰天俯人。無慙無怍。則享千鍾。被文繡。住萬間。亦何踰焉。不然雖藜藿麻枲茅茨。亦越分也。可濫受乎。

借財以爲養者。雖禮義弗之顧。不知腹非盜囊也。何以常貯不道之物。越貨以修儀者。雖名節不暇恤。不知口非窓廩也。何以常入無義之肉。夫嘑爾嗟來。乞人猶不之取。矧爲口腹而甘蹏躈之行。不之恥。亦倒置甚矣。雖然悖入而患從。惡積而殃及。又安得甘美而常食之。

因財以濟患者。以爲有患可以倖免也。不知患因財生。散其財而患自息矣。因財以市寵者。以爲得寵可以庇身也。不知辱由財至。去其財而辱不生矣。噫。無辱可以當榮。無患可以並福。此聖人大常之道也。彼務求其榮。適以竇辱。求其福。反以召禍。屈伸之幾。天地之恆也。焉能逃乎。

使饑而可念。則西山無餓夫矣。使寒而可念。則孝感無凍士矣。使居而可念。則北海無露處矣。何則忠誠激于內。志烈動于外。雖饑寒暴露弗恤也。是故君子惟緣德以度享。不慮享而喪德。德者人之所由生也。虞形喪生。君子不爲矣。

導安章第七

華飾宮室。增置臺榭。而迺憂讒憚譏焉。曾不若專屋狹廬者之安也。飾微治細。組織文章。而復荷重負責焉。不若短褐掩脰者之溫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而顧畏上憂公焉。曾不若食莽啖糲者之飽也。如是則可以識安飽涼溫之分矣。從其安。不務其廣。求其溫。不責其纖。致其飽。不就其甘。斯可以語知矣。未嘗不重裘也。而有懼心。則股爲之慄矣。未嘗不列鼎也。而有戒心。則食不下咽矣。未嘗不裯褥也。而有憂心。則達旦不寐矣。何者心爲形役。惑於利與害也。夫苟恬其心。則鶉結卽狐貉。何慄也。定其心則糗草卽芻豢。何戒也。愉其心則曲肱卽裯褥。何憂也。是以君子不務豐其外。而惟寧其內之爲務。

心憶者能忘饑。饑爲憶塞也。心忿者能忘寒。寒爲忿奪也。心激者能忘痛。痛爲激翳也。夫饑與寒與痛。身也。而心之憶之忿之激能易之。則身之不足敵心明矣。迺過爲身計。而勞役其心以裕養。或反爲身累焉。罹刑辱。嬰病患。而不知止。嗚呼可謂能權乎。君子以是定內外輕重之分。

食而飽。居而安。衣而狐貉。君子所不廢也。然有志干求。則爲物役矣。其得之也喜。其失之也悲。由外而動中。亦靡所不至哉。故因其時。量其位。度其地。斯可不喪己而狥人。

語有之。六十不造屋。七十不製衣。居與衣身所切也。古之人猶量時計享。不肯役心於無用。況非所常用。而肯役役於美觀眩聽已乎。故君子汰浮華。簡精實。稽其所享。而後致力焉。若冗功剩物。黜不加念。豈爲物役哉。

守先王之道。雖傳食不爲泰。爲飢渴之害。雖簞食見于色。何則。其識見所旁燭有廣隘也。余觀饑食困眠。

盡一世矣。然能知眠食之味或鮮矣。廣廈細旃非安也。麟脯鳳臆非飽也。蜀錦越綺非暖也。然此飽暖當求何處。曰。能于心不愧不怍。卽粗糲敝陋奚以媿且恧焉。此之謂眞安樂法。此之謂眞飽暖門。

徵聖章第八

嗟乎。吾觀夏商周之興衰。而知三事之當愼也。夏之興也。以卑宮室。以惡衣服。其衰也。則峻宇雕墻。甘酒嗜飲矣。商之興也。以解網三面。以身爲犧牲。其衰也。則酒池肉林。瑤臺瓊室矣。周之興也。以卑服。以不遑暇食。其衰也。則車轍馬跡。求金求車矣。帝王尙然。況人乎。知國家之興衰。可以鑑人生之豐儉。大禹胼手胝足以有天下。宜其享有榮盛也。而顧菲飮食。惡衣服。卑宮室何。夫有生所必資者。衣禦寒。食充腸。居宴息而已。苟足其資。聖人不復加也。獨念夫萬世之民物。誰復爲之計久遠。於是農殖嘉谷。粒我蒸民。而後聖人之心遂。其視榮享一己者。廣隘何如。故曰。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

伊尹大聖人也。樂堯舜之道。非外取予也。曰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而已。孔子大聖人也。與門弟子論仁。亦不外取舍也。曰富貴不以其道弗處。貧賤不以其道弗去而已。夫一介不以取予。非道非義。豈得以間吾。堯舜在是矣。終食不能違仁。富貴貧賤。豈得以動吾。仁道在是矣。堯舜不出取予焉。取予不出三事焉。三事定。而後取舍得。而後仁道全。仁道全。而後堯舜可至。若曰三事不關作聖。吾不信也。

自孔子之居常言則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夏則絺綌。冬則狐貉。此其所爲衣食居也。卽使孔子得志行天下。其所服御奈何。曰。享帝事神孝親。必制禮樂議度數。其所自享。亦當不出此矣。不然。何以上嘉堯舜

禹曰。有天下而不與。又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蔬水曲肱。孔之所爲衣食居也。簞瓢陋巷。顏之所爲衣食居也。此與舜之飯糗茹草何異。世人以憂貧私窺聖賢心。則曰。孔顏樂貧。不知聖賢視富貴如浮雲。視貧賤亦浮雲也。知貧而樂。非忘貧矣。觀世人之憂。則知聖賢之樂。

古人有言。賤不雕智。貪不妨行。顏淵屢空。匪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何可以賤自抑。以貧自沮乎。故君子所貴在守道。不在求榮。在修身。不在黷貨。苟惟仁處。惟義求。臨財不苟。見利思義。雖處下而名益彰。居約而行益顯。巖穴蓽甕短褐。皆黃扉金轡玉佩也。

標賢章第九

或問曾參家貧。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然乎曰。暫耳。孔子厄於陳蔡七日。而從者病莫興。弟子且慍見矣。又問閔損。始見夫子有菜色。既而被夫子文寢深。後有芻豢之色。然乎曰。感耳。公西赤適齊。而冉有爲其母請粟矣。又問原憲居魯。蓬戶甕牖。上漏下濕。見子貢之結駟。不以爲病。然乎曰。守耳。陳之富人脂車百乘。觴子路子期於轘丘。而子路且願終身無復見夫子矣。甚哉。外之足以移內也。故內不固則不立。外不愼則無資。吾安得固內愼外者而與之言學哉。

德之所樹。不玉而堅。名之所宣。不椒而芳。不務樹德。而惟口腹之憂。不務修名。而惟軀殼之戀。是亂本末而易置之也。故原憲縕袍矣。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魚食矣。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銀珮矣。美於虞公

之垂棘。誠汰浮末而務本實也。

物生於天布於地。巧者盜其資。賢者得其名。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然視顏淵之屢空有間矣。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然視原憲之短褐亦殊矣。是以尊道者。修身以外財。黷貨者。內末以傷道。蓋道與財。低昂所由權也。惟君子善審之。

古之君子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故曾參閔于。不以仁孝易晉楚之富。伯夷叔齊。不以廉靖易諸侯之位。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匹夫爭名。則其所輕重固有在矣。人迺以六尺之軀。造無間之業。以一時之饗。貽百年之譏。人非鬼責。恬不知忌。誠覩三事之利。而未見三事之害也。

無赫赫之勢。則無戚戚之患。無炎炎之威。則無忡忡之虞。昔李斯包丘子同師荀卿之門。李斯入秦爲相。執萬乘之權。制禦海內。荀卿爲之不食。何者。逆覩其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安於廈屋芻豢。由此言之。則利害之未計。可覩記也已。人務崇其勢位。不惟其禍患之虞。其不爲荀卿之私憂者無幾矣。

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孫叔敖妻不衣帛。彼皆身爲上卿。手握國政。雖欲窮奢欲無難。然皆僕妾同衣。庸夫同食。豈無見穹壤之間。固別有重而不廛廛在衣食間耶。故君子寧雞廉無寧虎飽。寧蚓伏無寧狼貪。吾觀蘇屬國之嚙氈。顏魯公之乞米。與司馬相如之家徒四壁。隕然傷古之賢哲。未嘗僅以貧窶易其心也。彼解韝染指。錦袍辱賜。鄙塢金谷。寔兆禍堦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嗟嗟。人以名殊。道以世異。習俗

之相牽。賦性之偏駁。有間矣。古今人豈不相及哉。矯偏轉俗。易乎世而不狥其名。是在獨行君子。

或問三事既治。其取予得理矣。則將焉學。以無媿所受哉。曰。能饑能寒。能爲風雨摧剝者。軀殼也。外之巨五蘊也。其中有不饑不寒不被風雨者存。所謂性也。內之細五蘊也。性一變而爲情。情再變而爲欲。於是爲三事所牽引而性鑿。至人則窒欲以歸情。返情以歸性。完具天眞。克盡性中之妙用。至於參贊位育。與天地生民立心立命。始爲以人弘道。而天命在我。宇宙在身。此之謂至人。亦謂之仙。謂之佛。謂之聖人。

陽明語錄

昔聞陽明夫子講道稽山。有門人某人。家甚貧。妻子常饑餒。傲居學舍。每入聽講。則衣冠儼然。揖遜而入。同門言于夫子。某人家甚貧。夫子笑曰。殊不見有窮相。是學問誤之也。人生世間。不出士農工商四樣人。人各有業。誦詩讀書。居仁而由義。士之業也。耒耜農業也。漁鹽商業也。板築工業也。四民異業而同道。士爲四民之先。伊尹耕莘而樂道。耒耜即詩書也。膠鬲舉於漁鹽。販鬻即誦讀也。說舉傅巖板築。即居由之事也。譬之明珠照世。隨方見色。豈必章縫而後爲士哉。人服鮮潔。汝只布裘補綴。亦不妨于衣。人厭膏粱。汝只脫粟。亦不妨于食。汝爲人傭書。妻奴捆屨織席以謀升斗之粟。亦是治生分內事。何至凍餒無依也耶。只緣學術不明。拙于謀食。寧受饑困而不惜。謂之惰民。人須自食其力。徒仰給于人。謂之素餐。乃是執板道學。非善於治生者也。座中皆惕然有省。

王畿述

觀微子

朱浚撰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觀微子

觀微子

上虞三峯朱袞

天地以分而殊名也。其實一物也。故專言之。則曰天而已矣。以地之上下四旁皆天也。通山澤。貫金石。何莫非天。

天道一氣推遷而已矣。或曰。陽陰二物非歟。曰。烏乎二。不觀行者乎。其出有往。主動。陽因以名。其返有復。主靜。陰因以名。是二之說也。其爲行一也。烏乎二。

中庸之道。中和盡之矣。脩道之功。致中和盡之矣。中和二者。一中焉盡之矣。一中之學、心學也。心統性情。道該體用。

由性情有動靜之名。由動靜有闔闢之名。由闔闢有通變之名。由通變有德業之名。由德業有參贊之名。天以氣機生人。人以氣機肖天。

有喜怒哀樂中節之情。而後見有仁義禮智根心之性。中節存乎養。根心存乎生。孰生匪靈。孰養匪通。生也弗養。無物能長。

聖人有常生之天。衆人有不死之天。常生之天全體。不死之天一端。仁義禮智不可勝用。全體之天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端之天也。擴而充之。可保四海。其詔衆人之爲聖人乎。衆人有聖人之望。自孟氏之

啓人人夫。

人之一身。志與氣而已矣。天地之氣何嘗弗剛。有弗剛。志向之隳耳。吾人之志。孰不務伸。有弗伸。氣隨之靡耳。故欲成其剛。先直其志。欲直其志。先集其義。欲集其義。先克其慾。欲克其慾。先察其機。棖之屈于慾。軻之塞天地。其皆始於幾乎。

康節謂心者性之郛郭。予謂血肉者心之郛郭。膚革者血肉之郛郭。裳衣者膚革之郛郭。棟宇者裳衣之郛郭。郡縣者棟宇之郛郭。四海者郡縣之郛郭。焉有有郛郭而無君以主乎。曰。性是已。匪性弗君。郛郭盡空。由此觀之。人人有君。

心不可縱弛。亦不可拘迫。元精炯炯。居吾體中。一生靠它主宰運用。極宜善養。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則精微察而吉凶昭。奚事蓍龜。

天地非翕聚專一。無以化生萬物。吾人非蓄養貞固。無以發揮大業。要哉靜也。寧惟壽乎。

不入羅浮高深。焉得春秋微妙。羅豫章得靜字力氣最多。所以動輒教學者靜坐。然其訣亦自楊龜山傳來。

或問君子憂乎。曰。不憂。然則君子樂乎。曰。不樂。何以其能不憂不樂也。曰。知還。禍者福之還。窮者通之還。喪者得之還。虧者盈之還。知是。是以不憂。福者禍之還。通者窮之還。得者喪之還。盈者虧之還。知是。是以不樂。然終無憂樂乎。曰。不憂。則樂矣。不樂。則憂矣。

夜氣之生不足以償旦晝之梏。觀旦晝。則知習矣。觀夜氣。則知性矣。

或問古之害正道者。曰異端。今則無。世曷爲不古也。觀微子曰。古之害也以異端。殊門而異辨。今之害也自吾儒。同室而鬨覺。故一人作之。衆人疑之。有道者起而闢之。雖有害焉寡矣。父師開之。子弟習之。有國者舉而用之。雖有不害焉亦寡矣。曰。敢問其所以害。曰。以似仁義害仁義。不愈於以不仁義害仁義乎。曰。舉業業仁義也。奚害焉。曰非舉業之害也。舉舉業業者之害也。業斯、體釋斯。舉斯、用釋斯。口耳身心不相謀。是滋亂爾。吾求見潔己之楊。利物之墨。且不可得。矧敢闢乎。有人於此。揭正道之幟。烈聲以喻人曰。仁如是。義如是。同室之兵蝟集矣。於戲。欲爲天下罷同室之兵。非聖君賢相酌古崇正則不可。若夫豪傑之士。其與罔係于時。

人之爲不善也。恆畏人知。而不畏神知。人知于其顯。神知于其微。人以其微也。而爲之無所不至。至于顯也。乃揜之以著其善。而不知心術之欺神。有甚于白日之欺人。人非之可畏。孰與神責之可畏也。是故君子之學。非致嚴屋漏。不足以通神明。非天下歸仁。不足以表成德。

世無道澤。皆緣正學不明。士習非古。厥原在小學之廢乎。小學廢。而詩禮之習、孝弟之範蔑有聞焉。庠序以文義入。家庭以進取先。而士無古人之學矣。作室罔基。詒謀曷遠。又奚以庇世豫哉。其惟小學乎。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量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處人所不能處。

物惡太過。造化且然。而況于人乎。
纔計較。添多少煩惱。只計較。便有查滓。安得瑩然。
能寡慾。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見虛明。自是廓如。
覺得自家過失。便是知長處。改得前日過失。便是仁長處。覺後必改。改後必不復。便是勇長處。
舜禹之未受禪也。初無得天下之心也。其既受禪也。初無利天下之心也。憂以天下而不以身。此所以出乎萬物之表。而介然無累。故曰巍巍。

卷止

渾然子

張神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渾然子

渾然子

馬平　鶴樓張　狮　著

神遊論

渾然子獨坐于龍山之石室。七日。不言不動。不視不聽。兀然槁人焉。黃生不知而請。叩之。不見其答。呼之。不見其應。黃生懼。退而守於門之外七日。渾然子始調息而引足。其氣勃勃然。其容盎盎然。黃生進曰。先生七日不言不動。不視不聽。兀然槁人焉。奚所從。渾然子曰。余將遊於天之外。地之外。極言極動。極視極聽。黃生曰。先生足不出席。而謂遊於天之外。地之外。兀然槁人。而謂極言極動。極視極聽。先生妄哉。渾然子曰。若亦知所謂天地乎哉。今夫輕清上浮。穹窿而蒼蒼者。非天也。重濁下凝。塊然而無際者。非地也。高而未始高。明而未始明。厚而未始厚。博而未始博。是天地也。是天地也者。吾衷也。是故光照不必乎日月。潤澤不必乎雨露。變化不必乎風雲。流峙不必乎河嶽。積注不必乎河海。代謝不必乎四時。飛動生殺。不必乎鳥獸草木。吾惟不動。是以極天下之動。吾惟不言。是以極天下之言。吾惟不視。是以極天下之視。吾惟不聽。是以極天下之聽。黃生逡巡未達。退而問於玄通子。玄通子曰。惡。若安足以解此哉。夫泰山高矣。而丘垤非卑也。鯤鵬巨矣。而蜩螟非細也。唐虞盛矣。而五霸非衰也。伊周達矣。而孔子孟軻非窮也。籛彭壽矣。而顏回非夭也。黃生以玄通子之言告渾然子。渾然子曰。嘻。若玄通子者。庶幾可從吾遊者哉。

田說

道傍有甫田。農夫耕之。數息而後一鋤。行者見而曰。甚矣。農之惰也。田且甫矣。數息而後一鋤。將終歲無能爲乎。農夫聞之。招行者謂曰。余將老於農矣。而莫知所以耕。子盍示我以耕之道。行者于是解衣下田。忙忙然。一息而數鋤。一鋤盡一身之力。未及移時。而氣竭汗雨。喘喘焉。不能作聲。且仆于田。徐謂農曰。今而後知耕之難也。農夫曰。耕曷難乎。子之速耕者。殆難也。夫子一息而數鋤。則作者常少。而輟者常多。余數息而一鋤。則作者常多。而輟者常少。以其所常多者。較其所常少者。以其所常少者。較其所常多者。孰爲速而孰爲遲乎。孰爲逸而孰爲勞乎。行者服而退。着衣就道。下黃坂。過於水之濱。渾然子方垂釣於溪。問焉。行者告以故。渾然子曰。嗟乎。豈獨爲農然哉。夫馬急則踣。車急則覆。弦急則絕。水急則敗。防。鳥獸急則搏人。是故三代聖人之治民也。紓而不迫。爲而不強。漸磨以仁義。而不責之旦夕。維持以刑罰。而不督之苛刻。天下不自知其入於治矣。後世秦孝公用商鞅之術。雖足以霸秦。而民有所不堪。然後陳涉甿隸之徒。揭竿而起焉。當是時。豈非氣竭汗雨。喘喘焉。不能作聲也哉。

樵問

渾然子居於灊霄之山。灊霄之山多虎豹。渾然子出入往來。恆與虎爲伍。不能害也。樵者睹之。以問於玄通子。玄通子曰。渾然子未嘗知有虎也。是以不能害也。樵者曰。渾然子未嘗知有虎。安知虎不知有渾然子乎。曰唯渾然子不知有虎。則虎亦不知有渾然子矣。夫物不相忘而後相懼。相懼後相害。理也。夫物相

忘而後不相懼。不相懼則不相害。理也。

將

兵有正戰。有奇戰。有攻戰。有守戰。有衆戰。有寡戰。有強戰。有弱戰。有馬戰。有步戰。有分戰。有合戰。有生戰。有死戰。有疑戰。有信戰。奇正審乎虛實。攻守辨乎主客。衆寡察乎離合。強弱觀乎嚴怠。馬步相乎險夷。分合候乎起伏。死生度乎緩急。疑信決乎遠近。如是則可以知戰之道。知戰之道。可以爲將乎。曰未也。將在民。民在德。德者得也。得民之心也。是故同甘苦以結之。明賞罰以一之。壯威武以作之。嚴紀律以齊之。用才智以服之。如是則可以驅民入水火。而使之戰。驅民入水火而使之戰。可以爲將乎。曰猶未也。將在專。專在信。信者信也。將以信於天下也。是故忠可以貫乎金石。而後主不疑。誠可以動乎鬼神。而後相不忌。德可以服乎羣議。而後衆不撓。望可以著乎中外。而後權不分。如是則可以戡亂而成功。夫由知戰之道。至于戡亂而成功。則能將矣。嗟乎。將可以易言乎哉。

明心

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必先明諸心。能明諸心。天上國家可從而理也。不明諸心。而欲有爲於天下。譬諸操不舵之舟。以之航海。鮮不覆矣。然則明心有要乎。曰有。靜以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士貴

渾然子曰。知者不以其所甚貴。而投之於其所甚賤。昔者趙王製于闐之玉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

之圍解。王以爵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當時將士。皆欲得爵飲。甚於得十乘之祿。後嬖人祗癰者。有寵于王。王以其爵爵之。秦伐趙。李牧西郤秦王。復取以飲將士。將士皆怒而不飲。何者。人皆以祗癰者賤之矣。漢之楊雄荀彧。唐之柳宗元。皆一時之士也。而托於王莽曹操伪文之間。豈非以其爵爵嬖人者乎。是以君子貴知所重也。

體用論

渾然子曰。無動無靜者。心之體也。有動有靜者。心之用也。或曰嘗聞之。心以靜爲體。以動爲用。渾然子曰。獨不觀之天地乎。春夏以發散之。秋冬以翕聚之。安知翕聚爲發散之本耶。亦安知發散爲翕聚之本耶。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發散則不能翕聚。是二者。交相爲用焉者也。非體也。今夫車輪動而轅靜。其體存乎轂。今夫磨蓋動而盤靜。其體存乎樞。今夫水流動而止靜。其體存乎源。舟楫以利涉也。濟則動。不濟則靜。舵非其體乎。權量以度物也。用則動。不用則靜。是非其體乎。是數者。皆未聞以靜爲體。而動爲用也。曰然則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非乎。曰仁義者。翕聚發散之謂也。中正者。貫乎仁義者也。主靜者。凝乎中正者也。靜非一動一靜之靜。乃無動無靜者之靜也。

興廢

客有龍門子者曰。天之所興。人不能廢之。天之所廢。人不能興之。昔者秦穆公病。七日而寤。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今國男女無別。公孫

支書而藏之厥後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淆而歸縱淫悉符其言趙簡子亦病七日而寤以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命射熊羆皆中而死賜之二笥屬吾兒以翟犬曰及其壯也與之告晉國十世當亡董安于受而藏之厥後滅范中行氏滅智伯氏是爲熊羆傳至襄子而北有代地是爲翟犬翟犬者代之先也晉之亡果十世焉由是觀之興廢不自天乎惟其天之所興而人不能廢也是故以管仲射鈎而不能斃小白以項羽鴻門而不能殺沛公以王莽昆陽而不能敵劉秀況謀不如仲勇不如羽智不如莽者乎惟其天之所廢而人不能興也是故以召忽之死戰而不能入子糾以孔明之出師而不能恢漢室以岳飛之北伐而不能復宋讎況仁不如忽傑不如孔明忠武不如飛者乎渾然子曰不然天之所興者天不能興也自興之也自興之則天且不能廢而況人乎天之所廢者天不能廢也自廢之也自廢之則人且不能興而況天乎

禍福

齊甽有生理鞠窮者無以自活與其妻謀曰吾聞泰山之神且靈盍往禱諸可以獲福乃鬻裘得羊豕焉禱而歸至臨淄之野遇虎豹戕其身或以問於渾然子渾然子曰不聞古之大儒有牛缺者乎牛缺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田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叁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其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噫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王必不利于我不如殺之燕人聞之相戒曰遇盜莫如

牛缺也。俄而缺之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爭而不勝。復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必吾跡。將著焉。盍殺之。夫知其禱而得金也。抑孰知其爭而亦見害乎。然則孰爲福耶。孰爲非福耶。孰爲禍耶。孰爲非禍耶。是故君子不徼幸于天。不取必于人。

忠孝

貴陽生問于楚丘先生曰。昔者申鳴爲將于楚。白公爲亂。申鳴以兵之衛。白公劫其父。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而父。當是時。必殺其父以存楚乎。楚丘先生曰。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不爲也。申鳴以兵之衛。當併其父而去之。不先去其父。而爲其所劫。義不能全矣。是則申鳴之罪也。貴陽生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當是時。必戰北以養母乎。楚丘先生曰。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不爲也。母在則不當戰矣。既戰則不當北矣。卞莊子之罪也。或以質於渾然子。渾然子曰。不然。夫忠孝一道也。權其輕重而已矣。輕重緩急也。在君重。則親爲輕矣。在親重。則君爲輕矣。國之存亡係焉者。君重也。國之存亡不甚係焉者。親重也。

變化

渾然子曰。蠅化爲鶉。鷹化爲鳩。田鼠化爲鴽。烏足化爲蟒蟺。鴟掇化爲乾餘骨。乾餘骨化爲斯彌。斯彌化爲食醯頤輅者。生氣也。漢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龜。魏宋世宗之母。浴而化爲鼈。范文明之奴。死數百歲。掘

其墓而更生者游魂也生氣者變之常者也游魂者變之變者也變之常者可得而知也變之變者不可得而知也昔者春秋牛哀病七日化爲虎以噬其兄門人以問於孔子孔子曰物老則變故曰知變化之道者聖人也

窮理

南中之夷多蓄蠱蠱有三曰蛇曰鼠曰鳩鴆似鵰目圓而腹大夷人恆蓄於梁之上昔有中土七人旅於南中道遇雨路傍有茅屋數椽趨往避之適夷人俱出田七人者入其門見梁之上有野鳥不知其爲鴆也遂射殺而食之俱立斃於庭楊生曰不格物而害其生天下寧有如七人者乎渾然子曰嘻殆有甚焉者是故鴆亦多矣有學術之鴆有功利之鴆有權謀之鴆有刑名之鴆有兵法之鴆不格乎學術之鴆而殺其身者非李斯乎不格乎功利之鴆而殺其身者非衞鞅乎不格乎權謀之鴆而殺其身者非蘇秦乎不格乎刑名之鴆而殺其身者非韓非乎不格乎兵法之鴆而殺其身者非孫臏龐涓乎之數子者豈其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哉蓋有見於術之可以興而未見其術之可以亡也是故聖人之道如菽粟然啖之無味而食之無害異端之道如野鳥然啖之有味而食之有害嗚呼非窮理之至者曷足以知之也

求知

渾然子曰聖人求知于天賢人求知于君子下士求知于庸人求知于天者藏其知于無所知萬世之知

也。求知于君子者。用其知于有所知。天下之知也。求知于庸人者。役其知于不必知。一人之知也。是故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善世而不伐。德溥而化。求知于天者也。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求知于君子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求知于庸人也。

弭盜

楚丘先生之齊。往見孟嘗君。孟嘗君與之坐而論道。賢之。適齊境有盜起。遂舉爲將。往治盜。楚丘先生揖宵而出齊之門。望見農夫。問曰。來牟有秋乎。曰雨暘不調。得者三。失者三。然則俯仰亦給乎。曰三者猶不足以供上。曷能給也。楚丘先生遂反宵而入齊之門。左右曰。先生受命治盜。不至其境。而遂返焉。何也。曰殆非若所知也。吾之治盜。不治其盜之所可治。而治其盜之所不可治。所可治者。盜之已形。而所不可治者。盜之未形者也。未形者治。而已形者自弭矣。未形者弗輯。而已形者日增矣。今夫弓矢甲冑。能屈其力。而不能屈其心。號令誅伐。能禁其暴。而不能禁其欲。譬之水焉。潰汜四溢。而不濬其上流。則雖有堤防。不能止矣。不善治水者。愈增其防。水愈敗之。不亦勞乎。是故輕賦薄稅。治亂之本也。招徠輯亡。弭盜之源也。于是歸而言于齊王。請蠲稅以治未形之盜。齊王曰善。遂下令蠲稅十之七。不再旬而齊之流亡者復焉。境內自是無復有盜起矣。楚丘先生之力也。

用材

渾然子曰。天下之材。其猶舟車乎。今夫車觀其轉蓬。均其平沉。以飭其輪轅。又駕之以騏驎。驂之以驪驪。

非不彭然美也而驅之濟河雖有王良造父不能救其溺矣今夫舟成以柏木假以檜楫助以帆檣如漢之樓船蜀之舸舫非不飭然堅也而使之行陸雖有賁育任鄙不能操之往矣是故絺綌以當暑則宜而以之禦風則悖騏驎之足能致千里而責之捕鼠則不如狸物固有然者矣況人材乎昔者田常欲伐魯魯之危在旦夕孔子憂之曰吾父母之邦也二三子柰何弗出當是時子路請行孔子弗許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蓋子貢辯而智者也卒之一出而亂齊存魯破吳霸越甚矣聖人之善於用材也是故有忠信而好義者有仁惠而多慈者有言語而能辯者有文雅而成章者有敦龐而純篤者有見事而風生者有慷慨而闊大者有智術而多謀者忠信而好義者可以托重而不可以應變乎仁惠而多慈者可以牧民而不可以斷國乎言語而能辯者可以辭命而不可以節概乎文雅而成章者可以俎豆而不可以軍旅乎敦龐而純篤者可以厚俗而不可以解紛乎見事而風生者可以議始而不可以守終乎慷慨而闊大者可以大節而不可以小知乎智術而多謀者可以運籌而不可以恃力乎易皐陶之刑而使之種植我知其不如稷也更后夔之樂而使之平水土我知其不如禹也移契之五教而使之掌山澤我知其不如益也古之聖賢且然而況一長之士乎是故用其所長而棄其所短則天下皆材矣反其所短而違其所長則天下皆無材矣夫使天下而皆不見其材果天下之過耶抑亦用之者之過耶

強弱

雲有南旅生遊於通衢。遇懦夫醉橫于道。怒拽而過之。及經貴者之門。望見豪勢。罄折如焉。弗敢仰窺之矣。渾然子曰。子何若是之吐剛而茹柔也。禍將及乎。御者曰。何謂也。渾然子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盈者處其強。而謙者處其弱也。是故抑強扶弱。見天道也。畏強而凌弱。逆天道也。昔者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求平於莊王。莊王憐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厮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臣民之力與。莊王曰。不然。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於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於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授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夫鄭惟其弱也。則雖以一國之利而不取。況非國者乎。晉惟其強也。則雖以奄罷之卒而不避。況非罷者乎。是故討諸侯之僭。以扶周室之衰。桓文之所以霸也。窺漢室之敝。而欺孤寡之爲。新莽之所以亡也。子其知之乎。南旅生赧而退。行未及門。而懦夫者告斃焉。以南旅生拽之矣。御者曰。渾然子之言。信其然哉。

臣道

白圭周人也。魏文時。資富天下。有用事僮僕二人焉。一曰趨時。專致四方之貨。相其貴賤。悉輸之圭。一曰司會。主出納蓄積。凡四方之貨至。圭必使售之。白圭亡。其子嗣其業。趨時有疑於司會。因譖之於其子曰。

昔先主人之資。殆將爲若所盜乎。其子不之察。遂加以夏楚。責其償。司會亦不爲辯也。盡括所私以歸其子。退無怨色。治家產如故焉。一日。其子閱其簿籍。知司會之寃也。移怒趨時。趨時懼。奔之齊。司會請曰。昔先主人之克有蓄也。趨時與力焉。今以小人之故。使之奔齊。小人不安。願召之歸。以共營厥家。于是趨時復歸。益盡心力。白氏之富。中興焉。渾然子曰。充司會之心。不可以盡臣道。與夫不辯其誣而悉歸其主。不挾其讐而共營其家。可謂純誠而公者矣。昔者成王幼。周公攝政。召公疑之。後管蔡果流言。周公居東三年。感風雷之變。成王悟而迎公。公歸亦無少尤於召公。與之夾輔王室。益至焉。夫使周公忠愛有所未至。則流言之後。必不足以悟成王。使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東歸之後。必不協於召公。西周其衰矣。故能感於流言之後者。至誠之念也。無少尤於召公者。至公之心也。至誠則足以格君。至公則足以謀國。非爲臣之道與。

高潔

林先生居於陋巷之中。結茅爲廬。掛席爲戶。四壁蕭然。陶陶如焉。東里野人飲於社。醉而走火延其廬。先生從容而出。若未嘗知也。里人憐之。復葺其廬。相與出粟帛器物以餽先生。先生愀然不樂曰。甚哉。火之爲害。將盡吾之本有者而喪之乎。里人詰之曰。先生失財產乎。曰未也。失衣物器用乎。曰未也。然則何爲而喪其有也。曰吾之所本有者。以未嘗有一物也。今以諸物至。是有物矣。有一物。是喪吾之本有也。余安得而不悲也。于是徙於深山之中。就巖石而棲。種苜蓿而食。終其身。不求于世焉。渾然子曰。若林先生者。

可謂處困而能不失其本有者乎。

海沂子

王文祿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百陵本在前故據以排印

海沂子卷一

明　王文祿著

眞才篇

海沂子曰。眞才之持世也。天命之也。屈天之命也。君感之也。啓君之感也。天也。是故心通焉。義黃邈矣。君臣同心。罔可列也。五帝三王息而臣道微乎。曰。臣微何以世也。曰。有君持世。非無臣也。作眞才。故多眞臣也。孔孟惡鄙夫鄉愿。思深哉。鄙夫、邪臣也。鄉愿、具臣也。持世也難矣。孔、孟、聖眞也。世罔庸。天乎立師。極命之也。曰。作眞才奈何。曰。聖學明而作眞才也。曰。董賈何如。曰。董渾而方。賈穎而露。必也王仲淹乎。曰。司馬季主、陳圖南、邵堯夫天民否也。曰。深哉難測也。數探先天。堯夫幾聖乎。曰。質朴者眞才。邪文彩者或未眞也。曰。何謂也。曰。質朴則古而純。文彩則虛而雜。曰。否也。涅迹而未究心。苟一念心眞。眞才也。孰無眞心哉。利移之爾。文質之迹曷論焉。

海沂子曰。眞才也者。抱眞心者也。眞臣也。受一職也。思盡一職也。前天下萬世何利弊也。後天下萬世何利弊也。革之興之。創之垂之。救而補之。通天下一身。通萬世一時。任之而已矣。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無負臣職也。眞臣也。否則輿服之華。假臣哉。

海沂子曰。眞心、直心也。匪直弗眞。故曰。人之生也直。心直則身直。可立地參天。不直則橫。心橫則身橫。橫

行者、禽獸也。可畏哉。孔子取狂狷。直而眞也。惡鄉愿不直也。是故眞心、萬刼紅塵能迷乎。試觀寶鑑焉。不照眞光昏。照之眞光明。增眞明體全。照不照由人也。故抱眞才者。人不知不慍。

海沂子曰。元氣不息。人才亦不息。養元氣者。養人才也。養人才者。養元氣也。是以人無元氣則死。國無人才則亡。或曰。亡若無人才。興則有人才。何也。曰。帝王造興爲革命。小刼元氣復萃而完。人才亦全焉。若重開闢也。夫元氣盛則世運盛。人才布于朝焉。見有才也。元氣衰則世運衰。人才擯于野焉。見無才也。才豈終無乎。

或曰忌才。海沂子曰。非也。眞才不可忌。亦不能忌。眞光照耀。掩東而露西。譬手遮日。自覺目之暗。無損日之明。惟智者薦之收己功。使不薦。人必薦之。決無終沒之理。忌之者亦獨何哉。

海沂子問一庵唐子曰。天地大矣。孔子同時。有匹孔子而人不知者乎。曰無也。遇則飛龍在天。不遇則見龍在田。或問海沂子曰。伊尹耕莘。傅說胥靡。呂望鼓刀。知己之遇乎。抑不知乎。曰聖賢以旦夕視死生。全神而忘身。榮辱無攖。率性而順命。隨時而樂天。

海沂子曰。人成天。子游宰武城。孔子問曰。得人。仲弓問政。曰。舉賢才。哀公問政。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故爲政在人。人壽有限。在位無多時。可不豫求人才以延國脈。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仁、生理也。生生不息。天地萬物爲一體。欲世不治。得乎。

方侯城生可興王道否邪。海沂子曰。志大矣。歷久庶幾乎盡忠盡心也。曷激也。濟陽高賢。寧純士哉。姬論

却師。諷叔輔也。被執官之弗受。盡心耳。胡仲子著井牧。急生人哉。遇時神武。卷懷之。劉宋不言何也。是故王道自經界始。懿文薨而靖難師起。非天乎。

洪武三十餘年。儲養英才。盡于壬午之難。悲夫。正統己巳之變。是以英才鮮也。于肅愍之謀。石亨彪之勇。不抵令終。天乎人也。海沂子曰。聖學不明而眞心漓。有我斯角。必循至此。是故聖法天。無意無我。

弘治初。逐萬安。誅繼曉。罷花石雜征。納諫親賢。大哉聖乎。海沂子曰。惜無眞臣作輔。享國止十有八年。天也。令人切唐虞之思。諡孝諡敬。盡聖德之極也。

海沂子曰。楊東里、吏才也。曷知王道。解縉紳敢言哉。才高而罹謗。惜也。羅一峯剛正。李賢擠之。陳白沙高蹈。丘濬忌之。尹直毀之。三臣、柄臣也。心狹矣。曷能容之而求之薦之。自是長媚嫉之風。惡莫大乎蔽賢。雖微善莫贖也。

浙中人才。於今爲烈。劉郁離、翊神武也。宋潛溪、弘正文也。王華川、蠹使職也。方侯城、程巽隱、死國難也。于節庵、奠宗社也。章楓山、決進退也。胡靜庵、發奸萌也。孫一川、全憲節也。王陽明、戡逆藩也。繼之者不源源興起哉。海沂子曰。乘遇不同。事功乃異。心一而已。仰止山川。靈秀在目。鄉邦與榮焉。人孰無死。曷耽私廢公。以貽殃身且不保。況家乎。惜矣。愚哲攸分也。或曰。嘉興陸宣公。賢相哉。疏經綸。幾說命也。義烏宗招討。名將哉。志恢復。薦岳侯也。海沂子曰。上下無負。純臣也已。將相當以二公爲法。

仁宗納獻美姝。王素力諫待出。君虛以受。臣直而剛。宋有唐虞君臣矣。海沂子曰。漢唐惟宋人才盛。可匹

成周哉。蓋由文王藝祖。禮賢之厚。簡在帝心。是以降生之也。

海昌張無垢力詆和議。永康陳龍川志圖恢復。不媿龍頭之選也。海沂子曰。無垢與四明楊慈湖。皆明性學。不可貶禪。龍川雄才經略。文過歐蘇也。金華呂東萊。永嘉陳止齋。龍泉葉水心。同時人文何盛也。君子之居世也。出與處而已矣。出以樹績。非幹家也。處以求志。非後國也。陳白沙公甫明幾者乎。黃五嶽勉之。審勢者乎。退然無迹。如龍之蟄。李大厓、世卿乎。吳康齋與弼。可謂識時也已。不然幾石黨也。

范文正眞優相業。識遠也。富文忠略去相例。忘迹也。王臨川能行相志。過驟也。三公、爵祿不入于心。以故全浩然之氣。進退裕乎。海沂子曰。富執而剛。王拘而激。范請修京城。立四輔。戒導上輕殺。富曰。范大聖人。信夫。碧雲騢之譏。未可憑也。

海沂子曰。言子游自吳達兗二千餘里師孔子。列文學科。有志希聖。吳人至今多文也。是不可忘子游之功。周泰伯自岐奔吳。化蠻方成文獻邦。聖人先知天地之氣日南乎。是不可忘泰伯之德。

噫。杉梓稟棟梁才。始萌蘖。混蒿萊。踐牛羊。缺栽培。非積歲月。曷成而曷顯也。是以具目者稀。知才者罕。海沂子曰。甚矣才之難成也。今之成才也。尤難也。生之長之。養之用之。愼之哉。故曰。胎教澄性。蒙教正心。庠教修行。

海沂子卷二

作聖篇

海沂子曰。開闢後。五大聖。燧皇鑽火以遂天。女媧補天以立極。伏羲畫卦以開文。神農教稼而嘗藥。黃帝制度以利用。堯舜特潤色耳。禹平水土。益烈山澤。契敷五教。稷播百穀。至周公制備矣。易爻詩書禮樂。周官、爾雅。土圭測景。指南辨方。故曰元聖。孔子嘗夢周公。予欲表出周公著作。曰元聖大典。以明孔學之原。嘻。孔子廟祀通天下。周公則否。非缺乎。燧皇女媧以荒渺遺之。因易繫敍伏羲始也。易繫敍卦。非敍帝系。曷可泥也。

海沂子曰。三皇五帝三王。大聖尚矣。陳龍川子曰。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聖也。朱紫陽子曰。攪金銀銅鐵爲一器。可乎。龍川子曰。天地不宜空虛數千年無聖。海沂子曰。龍川主心。紫陽主德。德由心造也。純駁則有之。謂非聖不可。我明洗夷平華。救世安民。大聖哉。元氣不息。生物不息。生聖亦不息。若在下無位之聖。全性順命。人不識耳。不然。天不改高明。地不改博厚。人心獨改虛靈可乎。

龍川子曰。天地人爲三才。聖、人極也。聖乃成人。故子路問成人。海沂子曰。人難成。久矣。夫成人先成仁。仁猶果核之仁。果食而培核復生。仁全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末文勝。虛僞不仁。喪心也。孔子教人以仁。反文而尚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合言之。道也。義、仁之宜。禮、仁之序。智、仁之明。樂、仁之

和。勇、仁之健。信、仁之孚。誠、仁之確。聖、仁之實。猶結果乎。神、仁之精也。惟仁生生不息。渾闢無累。故孔子專言仁。

海沂子曰。無知而良知。良知寂而爲性。感而爲情。行而爲能。運而爲才。立而爲志。紬而爲思。擬而爲慮。憶而爲意。萌而爲念。誌而爲識。悟而爲覺。妙用爲神。皆心統焉。反而求之無也。故曰無知而無不知。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況天包地。知統能。大學始教曰致知。崔后渠譏獨舉良知爲霸儒。見何隘也。然今言良知者。類求之下而不反之上。猶言一貫。滯一則止矣。聖學之微。必也無知乎。詩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無知、無極也。良知、太極乎。是故無知而良知。猶無極而太極。

徐春子曰。朱陸辨後。至我明分二學。高明主尊德性。質實主道問學。白沙陽明主陸。薛湛羅崔主朱。終古莫一也。海沂子曰。反之心。求其實而已。曷辨朱陸。德性曰尊。問學曰道。子思明言之矣。尊德性。率性之道乎。道問學。修道之教乎。天命之性一也。

周子曰。聖希天。海沂子曰。聖至矣。大矣。罷曰希之。無不包之也。二氏學得吾道靜功一緒耳。奚必致辨。辨則與角。若匹敵然。自小也。有我且較矣。謂二氏非道。天下豈有二道哉。知者試思之。天無不包也。

孔子前、列聖得位道行。未有講道名也。統然大同。孔子後、說始長。周官禁奇衺。孔子攻異端。無定名也。孟子闢楊墨。韓子排佛老。遂紛如也。一庵子斥吾儒未聞道者。若節操文藝。皆異端也。說始陽明子。勉人求道之專。海沂子曰。否。矯之過也。講道也。何爲哉。求世治也。世治必先治心。心治一人則一人治。推而十百

千萬。以既天下。則天下治。垂萬世。則萬世治。蓋原一人治心始。苟人皆節操文藝。具道一體。世治矣。謂非道可乎。必欲言眞而見的。何可見、何可言也。特自小而私之。遠人爲道。非道也。或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孟子非邪。曰。行可著。習可察。由可知。一也。二之則非。今也講多而生黨。不能弘大同之心。故曰凡有志向善。治基也。皆道也。不必紛如也。

天皇地皇人皇暨羲皇。罔不合道器理數。盡洩天地人之祕。云自秦焚滅矣。秦以前、因史記知有鄒衍。秦以後、因經世知有邵雍。若楊雄、洛下閎、僧一行、李淳風、袁天綱、耶律楚材、廖應淮皆能之。使孔門無中庸。曷能闡三才蘊奧也。故曰。通天地人曰儒。海沂子曰。漢制射策。尤崇博極羣書。以故有通三才之學者。唐詩賦則淺。宋經義則拘。噫。戴天履地。同人住世。烏可不知何以爲天。何以爲地。何以爲人。

海沂子曰。顏子、聖之純也。閔子、聖之清也。子貢、聖之顯也。曾晳、聖之達也。子游、聖之和也。曾子、聖之毅也。子思、聖之弘也。孟子、聖之任也。故予嘗曰。孔門蓋八聖云。思曰。簪。簪作聖。聖必明哲。子路幾聖之剛。不免于難。未智乎。

神自孔子繫易發之。曰神無方。曰精義入神。曰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皆指理言。孟子論樂克曰。善信美大聖神。方指人言。蓋神由善信始。元者善之長也。仁、元善也。神之基也。神則仁之純妙也。老子述古語曰。人有三寶。氣、精、神。孟子養浩然之氣。曰集義。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曰收放心。曰養心莫善寡欲。海沂子曰。甚矣養氣爲本。故曰精生氣。氣生神。靜養始有悟。予每獨處。臥則思天地萬

物之終始。惟神能超之不累。是故寡欲收放心。存仁集義。則反約而心細。方能入神。入神則無施不可。子房、孔明、神全也。是以當大事不亂。今人見人靜養。貶之禪定。心麁者也。曷足與論至理。

嘉靖己酉冬。予渡淮至彭城。登黃樓。俯眺黃河之水。蓋自崑崙來。遠甚矣。奔騰衝激。渾濁罔宜。猶人習性。塵根沾帶夾雜。非大加靜功以澄清之。曷能呈露本體而復蒙泉之初哉。海沂子曰。渾闢皆水也。天地不能離水。水亦不竭。水哉水哉。聖賢有取于水。故以水喻性。性眞不竭。有出于水之上。水者氣之子。性又氣之宰也。是故凝夜氣。猶水靜而明生。

海沂子曰。至聖而後無內外。無動靜也。是故明覺自然。而有爲應迹。譬香毬滾燈然。外雖旋轉。而香燭原不動也。夫如是。則無生滅而可超歷刼。凡人未至于聖。妄以聖自任。駕言內外合。動靜一。譬汞銀試烈焰。鮮有不隨烟而散者矣。

古斥鄉愿。今懼鄉浮。不誠無物。世道深憂。是故浮言廢行。浮行廢事。浮事廢政。浮政廢世。刼焰洪流。咸生于浮。曰。鎭浮何術。海沂子曰。主忠信。惟實惟眞。

海沂子卷三

稽闡篇

伏羲先天易。天地定位。上下言。非南北言也。文王後天易。帝出震齊巽。次序言。非東南言也。若曰。乾老陽。退西北。坤老陰。退西南。不謬甚乎。先天開闢。先也冲穆無朕。後天開闢。後也森列有形。羲文易曷分先後天也。聖一也。卦一也。易師見文言有先天後天。借分羲文易。非也。孔子贊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泥方體曷知易乎。海沂子曰。羲易宜乾北坤南。天文曰仰觀。北高也。地理曰俯察。南下也。羲生成紀。都陳。在崑崙南。蓋崑崙天地中。以故畫卦如此。文易乾西北。坤西南。蓋岐周視崑崙。入東南矣。以故列卦如此。羲文取身位卦也。大勢原不改也。餘卦例推之可乎。

包羲因燧皇圖。制八卦。神農演爲六十四。淳于俊對高貴鄉公言也。海沂子曰。包犧繼燧皇而王。圖殆河圖乎。出燧皇時乎。八卦盡矣。六十四、重之耳。或曰文王。或曰卽包犧。易繫止言包犧畫八卦。羅泌路史言神農演之。信然乎。

春秋、孔子撥亂反正史也。求車求金。天王弱而諸侯強。不供故求。卑之也。譏世卿。斥封建也。吳子會黃池。併吞幾矣。必郡縣已也。商周二頌。諸侯來朝助祭。褒且歆之而幸之。歷世專國。難永順也。封建可復乎。

海沂子曰。予讀變風至鄭國。嘆曰。寃哉宋儒說詩也。概斥鄭聲淫。小序莫遵。亂經甚矣。毛公去作詩時尙

近。必有授也。後千百年盡廢前說。何忍乎。風雨三章。曰風雨凄凄。曰風雨瀟瀟。曰風雨如晦。氣象愁慘。否之極也。曰雞鳴喈喈。曰雞鳴膠膠。曰雞鳴不已。呼號激切。求之急也。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曰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得賢定亂。望之深也。音則商律。景則危幾。詞則思賢。小序曰。亂世思賢。得之。改而之淫。何見也。縱果淫。思賢義通。依之可也。實思賢而改之淫。冤甚矣。舉此例之。小序曷可輕改也。青青子衿。刺廢學也。白鹿洞賦亦引之。今改之淫。又何見也。

或曰。孔子誅少正卯也。有疑焉。孔門諸弟子。英才也。三盈三虛。子貢亦曰。少正卯。聞人也。誅之。忌乎。海沂子曰。孔子、大聖也。去今遠矣。不知當時欲誅之心何心也。苟有一毫作惡焉。舍之可也。子疑之。精矣。後之忌才而加之罪。皆駕言誅少正卯也。成湯放桀。曰。懼來世以台爲口食。大聖之見也遠。先儒嘗疑不經見。且春秋禁專殺。殆秦漢謬傳乎。或者誅卽責也。孔子曰。予于予何誅之云。

胡仰子曰。予觀商周書。商賢聖君六七作。祚不及周。周文武後惟宣耳。祚永。何也。海沂子曰。商諸君在上。或過振作。周公旦在下。則妙節宣。仰子曰。商剛而周柔、剛、促道也。柔、久道也。然乎。海沂子曰。稷也立命。文王周公孰企哉。契也開性。湯丁桀亂。承聖絕學。師伊尹大啓之。千年而傳裔孫孔子。立萬世師極。過周祚矣。

孔子刪書存秦誓。繫周書呂刑後。逆知繼周者秦也。以術數知乎。亦誠精而明也。海沂子曰。數由理出。孔子刪詩存秦風無衣之章。可以知決霸。黃鳥之章。可以知祚之不長。

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皆言畫卦也。非禹則之明疇。疇有九。如周官九式九兩云。非數也。許松皐子曰。龍馬旋毛。若初生小兒囟髮然。今外家太極圖☯是也。海沂子曰。旨哉聖人。觀河圖悟乾坤之象而生卦。觀洛書悟天地之數而衍著。

洪範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海沂子曰。壽非特享諸福已也。德久化成也。言富不言貴。貴多危險。欲盡貴則王事靡盬。莫康寧也。見危授命。莫考終也。曷壽也。夫命、德之原也。性也、元神也。形有生死。神無生死。非考終而罹凶。神驚耗也。曷長住以超歷劫。夫好德者。考終之功也。舍生取義。是亦考終也。蓋集義生浩然之氣。心安而神全也。五福以壽爲先。殆元神無疆之壽乎。是故始貴好德。末貴考終。

海沂子曰。人心惟危。起下文若輿。然舍微顯精粗萬一雜然甚殆。故曰惟危。道心惟微也。無微不通。惟精也。無精不盡。惟一也。無一不貫。惟甚也。甚微也。甚精也。甚一也。心體如是也。勉之實功。曰允執厥中。允、信也。執、持也。用中也。中也者、精微一無弗中也。是故微而常中。足以之顯。顯猶微也。精而常中。足以之粗。粗猶精也。一而常中。足以貫萬。萬猶一也。人心道心不相並見。心一而已。堯舜禹傳心之要。諸儒不悟。何也。庚戌閏六望。浴臥東牕。乘風有悟。喜而起書之。明發。往西寺語碧里董子曰。先師陽明以精一指功。使今在。聞之必心服也。如是讀。不特理透。而文體甚古。

大學中庸二篇。載小戴記中。宋仁宗取賜呂臻王堯臣及第。天啓至文哉。程朱傳之殫學宮。今讀者不可忘原也。海沂子曰。大學、孔門元理。中庸、孔門元神。

海沂子曰。中庸致中和。中立而和行。萬物育而天地位。如言地方安靜。由黎庶安生也。且人者天地之心。三才一貫。非空然天地也。如空然天地。亦不成天地矣。曷可言位。必萬物得所。始可言位也。

或問修史。海沂子曰。心術正上也。文次之。學次之。是以遷激而謗。固勤而同。曄奸而妄。壽私而訐。曰。非史職。修史可乎。曰。犯也。莫隱。起居註廢。曷眞知哉。凡郡邑志。史類也。是故貴公而詳。

辛亥春二月。蹇駒放牧創傷死。或請解剝。不忍也。命掘深埳埋之。古人弊蓋埋犬。敝帷埋馬。非飾情。推眞心也。沂陽子乃悟厩焚當讀曰。傷人乎否。問馬。蓋聖人參贊位育。人物雖有貴賤之分。心之仁愛一也。況厩以畜馬。焚必傷馬。豈宜不問。不問不情也。先人後馬。從容有序。固見聖心不累。否與不古通用。

浙省織染局。織龍袞章也。海沂子見而嘆曰。始製者豈非聖邪。凡各花樣。憑縱攀提之何巧也。古則繪繡。今易以織。心勞矣。且過也。春子曰。聖人妙用無不備。此可徵云。海沂子曰。予悟天機自然之妙。人孰能窺之。有機心者。可以媿矣。製機織之聖。姓名罔傳。慨夫。雖然。聖心儼見也。

海沂子卷四

儀曜篇

海沂子曰。天何也。清氣浮也。地何也。濁沫聚也。何依也。大氣舉之也。地或坼陷何也。猶人氣壯則脾土實。氣弱則洞洩也。地水乘水。風乘風。空乘空。何也。氣也。渾沌何也。氣煩而薄消之也。開闢何也。氣積而充息之也。開闢混沌何也。猶人惺而睡、睡而惺也。人生何也。一消一息。復還眞元而萌育也。試觀鑿池畜水。久乃生魚。化之也。今何不化生也。相禪而形生。氣寓于人。人萃而代之。亦奪之也。物不有化生者乎。氣初開。能化生。人漸分。弱矣。物細猶能化生。亦時焉爾。

天地二儀一也。日月二曜一也。陰陽二氣一也。天統地。日統月。陽統陰。元氣至明而純陽也。精萃爲日。神運爲天。往來屈伸動靜爲寒暑。寒暑之交爲四時。一日之間。有四時之候。是以渾沌開闢亦有四時之候。今開闢應春乎。往古至今。細觀之亦有四時之候。四時一也。渾闢無窮而元氣不改也。

天色青何也。外典曰。崑崙山巔。寶光之耀。或曰。高虛則空遠掩映故青也。或曰。乾坤中。日光照曜。諸色攢簇。自然青也。傳曰。夜半黑淬之色。眞色也。海沂子曰。氣之色如是。天之色亦如是。青色者日光使之。日沒而青何也。星月皆有光也。

洞陽馮子曰。天以日月爲目。目之明根于腎。日月之明何根乎。海沂子曰。氣者水之原也。命門之火爲元

陽元氣其根也。

日蝕者月掩之也。海沂子曰。嘗見庚子夏日蝕既。四面餘光一痕。果日大月小也。

外典晦言黑月。望言白月。月中黑影。或曰山河影。或曰蟾蜍影。然乎。海沂子曰。否。月太陰也。黑魄而內明。陽光射焉。猶金在鎔。烈焰鑠液中有黑影也。

日沒入地乎。海沂子曰。崑崙至高也。日月繞之。彼曉此夜也。日行南陸。日短夜長。繞崑崙麓行。麓廣也。蔽明者多。日行北陸。日長夜短。繞崑崙巔行。巔狹也。蔽明者少。中國在崑崙東南。地勢側也。若入地然。猶人持火行遠。不見。非滅也。果入地。地底有倒生之物乎。曰。北海外骨利幹國。煮羊脾未熟天曉何也。曰。愈遠崑崙。則明易露。猶物障燈。近則暗。遠則明。

北極對崑崙頂爲宜。今北辰在北斗下。予至燕京。北斗已在中天。北辰反居崑崙之南。何也。旋轉如磨。則崑崙如磨心。不宜有南極也。海沂子曰。南北之極。曆家繆談也。天垂而覆。旋轉無停。蒼蒼太虛。無牽列星。星有動否。匪曰極紐于北辰。

崑崙在天地中。若亭結頂。下有大海環繞。頂上有阿耨達池。從獅象牛馬四口流出。分四界。復環大海。南閻浮提。東弗于逮。北鬱單越。西瞿耶尼。中國乃閻浮提也。卽騶衍曰赤縣神州。水皆東南流。潛行地下。出積石爲河源。海沂子曰。崑崙中氣蘊焉。猶人之臍爲氣海也。四大洲者。猶人之四肢乎。小戴記曰。天地溫和之氣。生于西北而盛于東南。天地嚴凝之氣。生于東南而盛于西北。馮子曰。自古至今。天之氣無時不

往東南。地之氣無時不往西北。甲午冬孟。海沂子會試至北河。舟人言東南風起河始凍。既乃凌漾冰堅。嚴凝之氣。果生于東南也。居京春二月大煖矣。温和之氣。果生于西北也。蓋中氣在崑崙。崑崙在中國之西北。中國東南拒大海。水氣生寒。是以中氣之煖。不能不散于四肢。四肢之冷。不能不歸于心也。氣一而已。不可分天地。地之氣即天之氣也。須以崑崙爲中。而分東西南北。始盡天地之大。今之東西南北。乃中國之四方耳。

海沂子曰。渾沌火先起。火由旱生。旱由日生。爍石流金。山壤崩坼。人物燼灰。久靜火息。更起大雲。降大雨。統成大水。起大風。吹水聚大沫。成四大洲。八萬四千小洲。中擁崑崙山及衆山。水落而成四海。海水鹹者。從火災後。洪雨澆洗。潤下成鹹。後則百川歸之。晦濁益增。今人溺皆鹹。可徵也。開闢日先出。炎退大水。燥乾大地。山色赤者。山高先得日氣烘烈之。若窯中燒磚。近火色赤也。土在山下。故色黃。水底泥黑。不見日色也。山石堅。何也。亦渾沌前之質乎。曰。氣融結之也。因前之堅。轉轉輳合或然也。亦有紋理筋脈。若生成然。曰。星殞爲石亦氣耳。今人初生至柔也。見風而堅。骨尤堅也。人死必痰火先升。在胎中。水泡耳。靜久十月氣足乃生。自人生死觀之。天地渾闢可徵也。或曰。如何忽生天地也。曰。如何忽生人物也。知忽生人物。則知忽生天地矣。是故不能不生天地。則不能不生人物。有生有死。有渾有闢。循轉無端。忽焉爾矣。

山至靜也。昜鳴也。至重也。昜移也。至堅也。昜崩也。正統己巳。陝西山鳴三日。移數里。崩壓人家數十戶。成化庚子。雲南巨津州白石雲山裂而中分。半走金沙江中。嘉靖丁未。西安澄城縣界頭嶺。晝夜吼聲如風。

數日四裂。東西各去五里。南北各去十里。基淪爲河。海沂子曰。氣機之發也。適當土囊之口。噓而飄之。矧大地高山。原風吹水沫。聚成之也。今人首忽生瘤核。倏隱之。忽生于足。氣推痰升降之。或潰裂之。山猶是耳。或曰。山拔地上。瘤贅皮間。不同也。曰。不曰天包之。猶皮包之也。太虛觀之。山持一芥云。天輕清也。曷裂也。曷有聲也。曷曰天門天眼開也。弘治戊申。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成化間。外祖陸公。半夜舟行。忽聲如雷。仰之。裂如舟。五色洞射。不能正視。皆曰天開眼。行十餘里始合。海沂子曰。陽亢極而裂。裂必有聲。或因旱久。天眼、天門、俗名耳。人馬之異曷窮邪。太虛一氣。變幻靡常。倏忽萬象亦易耳。

嘉靖辛亥九月二十六日巳時。大風。海上泛筏者溺死三十六人。徐州洪上。同日丑時。運舡壞八百隻。內海衞六隻。民舡數百。北京尤大。子時前。上日矣。每二千里。風行差三時。海沂子曰。西北風起處。更不知何等大也。其吹止處。又不知何等大小也。江湖河海所溺。曷可記哉。風之遠。古未之聞也。

海沂子卷五

敦原篇

海沂子曰。聖賢論孝多矣。惟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若切矣。尤未詳也。文祿獨子。父母愛甚矣。罔能孝。二親之逝也。痛之極。追昔氣盛時。雖生二女。誕時亦不細視也。近逾四十。漸老矣。始靜悟人生在母腹中。臍上一帶。生于胞內。胞外一竅通氣。若瓜蒂。生于子宮。十月始誕。破胞而出。坼副之苦。可勝言哉。成胎之始。雖抱父氣而肉身與胞。皆係母血。況三年之乳亦血也。古禮制服母齊衰。父斬衰。是父重而母輕。況制禮乃男子。故父重。爲己謀。私且偏也。非由母胎出乎。不孝甚矣。我明洪武禮制。父母服俱斬衰三年。大聖之見遠哉。盡破千古之蔽。用補禮經之遺。

海沂子曰。父萌之氣。母懷之身。師誨之德。君安之居。四者缺一。罷成人矣。是以孝敬忠信。豈可忘邪。省之。安能無忝于父母。無負于君師。

人同類也。一相親密。別之去。不免悲傷。且致思之。父母之親愛何如也。其逝也。寧能忘終身之慕乎。蓼莪之詩。孝之聖也。一曰入則銜恤。出則靡所之。一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使父母獨逝。而己身永存。心何安乎。尤幸同歸于太虛。神其有知。庶或相見也。

仰子曰。朋友之倫。自孔門始重。蓋孔門弟子從孔子周遊列國。所聚惟朋友。若父母兄弟妻子。各天一方。

何能聚乎。是以遠行必朋友也。海沂子曰。人心一也。心苟眞而委和焉。凡接人皆善矣。今多作僞。父母因分尊而勉孝。餘皆棄之。況朋友乎。是以朋友道離。爲將亂之兆。和氣塞也。故曰。交友不信。非孝也。心一而已。

俯仰古今。賢才未有能盡用也。賢才所抱之志。亦未能盡施也。徒托之竹帛以見志耳。蓋原天地渾闢無盡時也。是以立德亦無盡。立功亦無盡。立言亦無盡。然則何如哉。靜以養性。怡神爲眞樂。

先康毅君見予與友講論。曰。使腹非飽。曷能久言也。蓋誨治生爲急乎。屢試春闈不偶。略不慍。始悟蒙貽蔭無飢寒迫身之苦。得以養志自樂。許魯齋曰。不治生何以養廉恥。此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也。海沂子曰。予嘗喜孟子曰。天爵曰良貴。反之心中。以矯外慕之欲。此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大丈夫之見。豈聲利之能拘哉。易蠱上九高尙。詩風考槃衡門。無求乃樂。治生曷可緩也。

鄭淡子曰。釋學若子夜之天。雲霞淨息。孔學若日午之天。風雲皆具。海沂子曰。天一也。道一也。應迹不同耳。釋氏生西竺。以慈爲本。孔子生東魯。以仁爲先。世與地相遠。而仁慈同。可見性一也。草木子曰。釋氏居大地之陰。故言性以空而明鬼。孔子居大地之陽。故言性以實而明人。海沂子曰。地一也。性一也。立言不同耳。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孔子已一之矣。

正德丙子。海沂子十有四齡。學琴于李鴻漸。授八操。鴻漸受諸父李陽春。蓋四十餘操。云亂音多曰嘆人

生會面難。孔子泣顏回操。傷早逝。宜也。商調皆然。何邪。豈琴學中衰。至孔子受師襄。復振。門人傳習。周流列國。懷晤以教友誼邪。抑聲音易以感人。離則易爲興感。故每操結之邪。予一鼓之。感二親之亡。會面之難。不覺殞涕。

海沂子曰。無名之聖。聖之至也。無極之理。理之至也。無名之聖。原抱無極之理者也。無名之聖。自開闢來。無可知。無可量也。試觀天時發育。聖心昭然如見也。有名淺乎。無心之名。猶無名也。

嘉靖丁未春二月望。禮闈試第三場。予與四千五百貢士立場前。俟開門入試。月色如晝。夜氣清明。海沂子慨然思曰。是多士者。天下之選也。未必無建功蓄德以垂不朽之志。再四五十年盡矣。進士今登三百。續登八九百止矣。選而仕者二千餘。能垂不朽之業者幾何。豈無志歟。亦溺富貴歟。抑亦天命限歟。生世一翻。與草木同腐。烏在稟靈秀也。是以得時行道。不可不以聖賢立志。不然。非士也。三年大比。進舉一士。費三千餘金。皆民膏脂也。出仕而虐民。亦獨何心。

海沂子戊申冬仲。自崇德返棹。夜泊荒野。閒靜無人。高天四垂。厚地一方。風吹長河之水。渺茫蕩漾。反予邈然之身欲參之。難矣。非灼見性眞。與天地相似。曷能哉。是故性者天地之原也。見性則超天地矣。

庚戌孟夏既望。獨宿小齋。想人生富貴。惟日間擾攘赫燁。與貧賤異。夜間解衣就寢。雖有重裀錦帳美姬之奉。與貧賤之草榻山妻亦不甚異。若富貴或日間妄作悖天。夜間良心頓發。憂畏靡寧。夢寐顚倒。反不及貧賤無憂無畏。安睡無驚。由是日夜之間。可以占人心矣。何必慕富貴而羞貧賤哉。

癸丑夏五月五日。海寇殺掠鹽民。慘哉。乃悟周官寓兵于農之至計也。寓兵于農。則農皆兵。兵衆矣。足以戰且守也。兵農分而農恃兵以捍。兵不能以自捍而遁。農安得不被殺掠哉。所司不能振兵律。反責農之不自捍。安用其爲兵也。不亦徒食農之粟邪。是以各鄉保甲之兵。不可不豫爲之立云。

伊尹憫一夫之窮。弔一童之死。由嚴一介之取與基之也。故曰志伊尹之志。今之荼毒甚矣。誰能惜而靖之。是故廉生明。明則仁。

予每于春暮風雨中。閉關靜坐。回思芳春品卉抽萌。奇葩展秀。流霞絢爛。遲日暄妍。和氣徐薰。淑光散射。香芬郁烈。采豔精瑩。把酒賦詩。情實欣暢。今之濃綠迷暗。殘紅委消。門巷寂寥。烟雲慘淡。悵望空闊。不能不慨。彼此一時。盛衰相接。乃悟榮華之須臾云。

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也。海沂子曰。害人之心。蛇蝎之心也。人未心害而心先害矣。且蛇蝎害人。或死或不死。有命存也。則人之害人亦然。可惜形雖人而心已成蛇蝎。至命終必化之。理也。是故心能變形。必充無欲害人之心。充之以至於無。則仁全。仁全則神全。神全則與天合。與天合則超輕清之氣。尙何淪于異類乎。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本語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郭治如）通

徐邢